

孤樹哀談

三四

		漢書門	
五	三	六	七
五	五	八	七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五	漢
八	三	書
函	六	
一	七	
架	冊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07
冊數	5 (2)
函號	308 207



新鐫孤樹哀談卷之三

丙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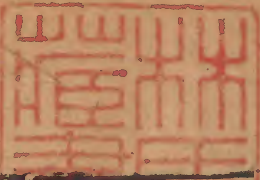
南劍 後學 鍾台 校正

太宗上 永樂紀元

文皇龍潛時劉觀為王府良醫一旦事怒之與數人謫雲南始至入鉄佛寺僧此宗顧劉等方談盛德傍一僧曰豐干饒舌劉知二人異禮拜請言皆固拒懇之乃顧劉曰此君知之又問答曰姚和尚知之蓋二僧方談即事時劉等亦未知也未幾果召還劉歸以啓

上時姚公未見親密劉等言其能卜 上召問爾能卜乎姚以異語對曰會曰何術耶曰觀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育即開襟有太平錢五文係于內衣帶解奉于

上上祝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後一擲擲訖視



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 上曰莫胡說姚曰有之又曰有一人善相
殿下可尋來一看問為誰曰寧波袁珙既而

上乃命人取之未至燕使者與飲于酒肆一人馳入報
上命與 天顏相類者九人並服衛士衣同入肆沽使者因謂袁試

看此十人珙趨拜 上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
上曰胡說我等十人皆後護長官也俗呼衛士云珙不答

上還宮命召詳扣之珙曰 殿下太平天子也伺龍鬚及臍即登寶
位 上怒命數十繫送有司言有遊客來府中為妖言令解還原

籍索文牒而去既至直沽入舟士以大桶盛袁而鑄之昇入王
府 上遂與言事

上曰昔視其鬚既一年有半及臍美召袁視之袁方至 上昂首謂
吾鬚如何珙曰已及臍矣 殿下何忽仰頭手仰之猶少不及然

時已至特稍費力耳對記

○上一日燕坐有二人突入見 上遽言曰殿下尚安坐此乎何不
速起去上問何人曰 殿下將應天順人乃安坐乎

上曰何等狂妄妄言二人曰今布按二司已上奏言 殿下不半月
朝廷來覓 殿下矣尚不省耶臣為李亨布政司吏臣為李友直

按察司吏也奏章在此出諸懷中以進
上怒呼左右逐去二人曰逐我出門亦死不出亦死臣尚出耶乃雷

之野記

○文皇屢問姚公起義兵之期姚每言未可 上曰如何伺有天兵
來助乃可 上未知所謂一日啓

上明日午時天兵應至及期 上已發兵見空中兵甲蔽天其帥即
玄帝也 上忽搖首髮皆散解披面即玄帝像也此其應云時指

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庶人命提兵守徐州

文皇兵至金川門平時守禦遂拒戰平善捨捨及御衣當脇洞數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嘆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

上命繫于軍是夕 上駐蹕于鼓樓翌日克城 上即位又明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將若何對曰若擒及膚則無今日矣 臣欲生陛下故止穿衣耳

上曰父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斯乃今守北平後六年平以事入見

上曰保兒而尚在乎蓋喜之也明日更召則平已自經矣誤以

上言為憾之也 上嗟惜曰是予錯說話矣或曰平拒戰事在徐

州野記

○風秀才不知何許人

太宗在藩時秀即寄赤籍中陽狂奇譎衆因呼之云然無他異惟

上知其人數召與語語多不倫府殿鴟吻墮

上殊惡之左右莫敢言秀突來前 上曰秀吾殿獸墮何也秀曰欲

換色爾 上曰痴子胡說嘗啓

上明日 臣生辰欲邀三護衛飲乞為臣忍之 上又笑令諸 往及

往秀已出茆庐蕭蕭略無營具老妻坐茆下云秀請客未歸幸少

伺校坐門外地上躁而不敢怒也及午秀持楮錢來謝言勞諸公

枉臨伺燒紙後奉款置楮地下散之便煨之煙起衝人勃勃人涕

橫流紙已燼秀運箕颺之灰被衆衣秀乃大言曰如此時候若輩

猶不起邪衆咸憤詬其狂顛去復于 上上笑而已張英公時未

極臣位坐堂上偶梁塵落其背秀疾趨自後拍其背者三曰如此

大塵猶未起乎吾拍公起耳當啓 上某地貴不可言 上寧有

可葬者乎

上怪其不祥曰無之秀曰固也第不知 殿下乳母誰與

上曰死矣藁葬于某地秀請更葬 下從之其地去西山四十里平

壤間即 聖夫人墓人呼妳母墳是已及

上登極秀猶在後不知所終 野記

○文皇將靖內難年餘不視朝以足疾曳杖而行六月十一日召三
司府縣官入出西瓜數拌曰有進瓜與御寺嘗之

上自嚙片瓜既而訶責曰吾奉藩守土未嘗擾有司尔寺何為商問
以瓜皮高撒起杖亦棄去伏甲皆起執群官盡殺之兵遂出

○文皇兵駐金川門命人請

皇嫂來軍中既至上陳建庶人罪狀與興師之故比

皇嫂還宮宮已焚矣 文皇追謚懿文太子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

○文皇兵初入城楊文敏公迎見馬首

上問何人對曰翰林編修臣楊崇曰何如曰臣請 殿下今始入城

當先謁 陵乎先入廟乎 上啞然曰固當先謁 陵遷徙之既

而召文敏謂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由是寵遇遂隆 并野記

○太宗文皇帝初駐金川門蹇夏二公首出迎戴而解胡二楊諸公
則以召命至然皆不自請而竊比於魏徵夫唐室之興由太宗化

家為國而宮臣魏徵等皆出唐高祖之擢建成未登大位統天下
故魏徵去事秦王不自作焉今建文嗣統五年蹇夏二公當時執

政大臣出於建文所親擢視魏徵之於建成殊不類况當時群臣
中如同是脩之死哉

太宗有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 旨 聖意寓矣今二公乃安然徇

冒何其忍也後雖有輔佐微勞難蓋前愆大節已虧而猶謂之名

臣士林莫有非議之者予則獨不諱焉故予列諸名臣而謂之通

錄良以此也其中惟解公絕歸自謫所所居冗散則其責任又非
寒夏諸公比其亦薄乎云耳 瑣綴錄

○太宗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是脩相約自盡于應天
府學既而解先生使人覘胡動靜因得胡先生如廁回問家人昔
飼猪否解先生笑曰一猪尚不肯捨豈有捨性命蓋昔初無意於
死也惟是脩竟行其志哀哉宜文貞為之著傳以表見於後也然
文貞之進以解薦而文字中絕不語及歸省過文江僅以白金十
兩壽解夫人耳 同上

○文皇渡江時翰林諸公在京城先死節者周是脩一人而已李文
達日錄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諸公初亦有約同
死已而俱負約惜哉諸公後來雖有王魏之事業不能蓋斯愧矣
春又聞長老言靖難之事師既駐金川門是脩欲速諸公同死前

約首至其門見某方令家人飼猪乃亟退自縊于應天府學之墓
經閣噫此何時而猶不忘于飼猪者又可期以舍生事耶 余冬

○太宗兵駐金川門即命訪解公大紳既至甚喜始建內閣處翰林
七人而公為首今內閣規制皆自公創及議諸未決乃召公預議
公言之嫡以長繼曰好 聖孫 宸衷頓悟事遂定後丘福等泄
此語於漢庶人怨譖不已乃調外任竟下獄解后以死固非朝廷
之意實漢庶人之所為也 瑣綴錄

○文皇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周是脩楊士奇輩俱在
朝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

宣聖遺像畢自為贊係于衣帶自縊于東廡下可謂從容就死者矣
諸公初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於死者後縉為誌士奇為
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識者笑之諸公不

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縉才獨
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于魏徵若留于

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天順日錄

○其泉南京人光祿寺庖丁也素不知書性靈敏洪武間得事燕邸
甚稱旨靖難時多預謀過江後遂陞本寺卿寵眷非常 上曰論
該大爵酬汝早晚須汝在左右惟厚賜償之客座新聞

○太宗靖內難於時死節之臣泯沒於天下多矣其章章著者後人
哀其姓名曰革除遺事一首罹禍及陣亡之臣九十九人曰齊泰
黃于澄方孝孺俞逢辰謝貴張昂高誠宋忠馬宣朱繼魯潘彭聚
孫泰耿炳文俞通淵瞿能莊得楚智鄭華一聞變自盡之臣九十
五人曰黃觀王叔英周是脩顏伯璿廖昇王良曾鳳韶魏公冕鄒
公瑾高魏王良錢片黃鉞王省劉政一在朝之臣罹禍者凡二十

有三人曰陳迪練安侯泰郭任盧迥暴昭毛太黃魁胡子昭卓敬
茅大芳胡閏戴德彝盧原質廖鏞宋徵陳繼之韓永高翔童庸王
度巨敬其霖一在外之臣與官爵不可攷而俱罹禍者二十人曰
鉄鉉王彬崇剛陳暉馬溥陳彥回林嘉猷鄭公智程本立葉惠仲
姚善鄭恕程通陳思賢盧振謝昇周璿黃彥清高不危牛景先一
中外臣士獲有而后死者九十八人曰董倫張紘徐輝祖李堅景
清龔恭陳性善平安樓璉劉真何福梅殷王璉周璉周縉劉亨高
賢亨徐宗實王稔一革除中見用之臣不及於難者七人曰沐春
王紳高遜志唐愚士劉現宋懌魏澤一革除中見用之臣及宦官
後被斥於永樂者六人曰王鈺薛嵩張顯宗劉有年徐安沐敬其
內外臣士宦官有所關係而見用於永樂者共二十二二人曰李景
隆姚廣孝鄭賜黃福尹昌隆茹瑺胡顯揚文宋成徐凱吳高吳傑

袁宇郁新李得成羅義陳瑄季友直胡廣李貴歐陽譙吳亮於戲
行實之詳具於本傳讀者當自得之矣 革除貴事

○文皇渡江播折江濱神廟幡竿甚壯將取為之先以籤問其詞云
物有主君莫取又有豪傑天生須循規矩乃置之稍前又一廟有
竿其神玄帝也 文皇欣然用之遂濟

文皇將靖難發念成功后當建一塔寺以展報誠既渡江忽見江中
湧出一寶塔

上悚然起前念逮即位後一日天禧寺浮面災 其即古長干寺今改報恩寺 有司
入奏

上令兵馬督人運衛于外令勿救火寺既燼命盡取其灰投于江即
其地昂建大剎立塔三十重賜名大報恩寺 野記

○文皇既即位問姚廣孝誰可草詔廣孝以方孝孺對遂詔之數往

返方竟不行乃強持之入方披斬衰以行既至令視草大號詈不
從強使搦管擲去語益厲曰不過夷我九族耳 上怒曰吾夷十
族左右問何一族

上曰朋友一族也於是盡其九族之命而大撥天下為方友者殺之

○文皇兵入城駙馬都尉梅殷死於笮橋下某國長公主曳 文皇
裙不釋問駙馬何在 文皇遽命左右速取二帶來比至一金一玉

文皇與公主言予二甥而世官以慰主心初靖難兵未起時長公主
有書遺

文皇勸沮大計 上不答逮兵興以手書寄之言與師大意且令遷
居太平門外恐誤罹鋒刃及

上紹統後二甥猶幼主保護甚至恒與同寢置于榻內如故數年比
長乃已 上亦恒賜手詔有曰若不念你母親不至今日爾畜生

宜知之

○文皇即位詔傳為王達善所草聞之先輩言實景學士筆也

○姚廣孝建取日功後

文皇欲疏茅土姚固辭乃只為善世一日朝罷上與語姚應對如常上曰公今日曾中當有事乎姚曰無之

上曰必有之朕見卿詞氣知之矣勿諱姚又對如初三四問答姚始言今早駕未出時臣與吏部尚書言尚書班在前臣進而應之凡越二班話問屢進屢退殊為不安以此少介介耳上曰向欲爵公固以此耳即命為少師姚乃受之然終不畜髮上即欲為建第姚力辭之竟居慶壽寺中又賜宮人姚亦不受惟章服曾服之今有畫像面大方肥紅袍玉帶髻頂上戴唐帽云

○姚廣孝為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垣以甌甑餅缶家器之口

向內其上以鉄鑄下畜鵝鴨日久鳴噪迄不聞鐵聲懿文嘗至燕

即聞地道下有金鼓聲驚怖至疾以上俱野記

○文皇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皇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卒平之為郡邑

仁廟居東宮時○文皇甚不喜而寵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文皇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泪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叛悉如縉言天順日錄

○太監沐敬建文中人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意猶未已諫者皆被譴敬諫再四上詈之曰反蠻敬仰視曰顧不知孰為反蠻也

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動 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誠有益遂釋之此與凍滑事皆今日得之錢學士原溥蓋其同使交南奉御張榮云 革除遺事

○永樂元年正月李至剛言宜徙北京從之 野記

○太宗大崇文教特命儒臣纂脩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供賜甚渥禮祀先脩書成曰取號精當既而亦頗有餐錢之噴遂急成余帙或謂未協輿議或又云禮經最後成未當其後復開局脩永樂大典凡古今事物言詞罔羅無遺每摘一事為標揭係事其下大小精粗無所不有以太穰濫竟未完淨而罷其間目錄且幾百卷云○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學士度少卿燦尤重度書稱爲我朝王羲之命中官舍人習其體凡王言悉爲一家書迄今百余年傳習不改

○永樂中曾有人造木牛流馬數步而止 或曰劉誠意蓋非

○李至剛嘗以罪衣褫冠服平巾入史館供職閤人誰何之李既不取舉其銜又非徒役乃自稱脩史人李至剛有操鄉音於是館中皆稱之曰羞死人李至剛

○初親王歲朝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供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米不闕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米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該支米二萬五十石反多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于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以大府分出不知彼時

奉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年因災異禮部令官議脩省事件即中慈谿王綸曰于諸大臣定擬鎮國等將軍年十五歲方准擬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為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為庶人計口月給米一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能存活矣雙溪雜記

○永樂初都御史陳瑛言建文時效死之臣如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少卿廖昇脩撰王叔英紀善周是脩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縣知縣顏伯偉宜加追戮

上曰朕初舉義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如張統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等皆宥而用之今所陳猶非此類者乘勿問

初靖難兵入城昇是脩自縊而觀守安慶投江死叔英守廣德亦自縊死良在官舉家自焚伯偉在縣兵至城不肯下與其子皆死瑛後閱方孝孺等獄辭乃收觀叔英妻女將給配之觀妻翁氏出通濟門先擠其二女子河即自溺叔英二女皆已笄逮赴錦衣獄皆赴井死野記

○永樂間禁中凡端午重九時節遊賞如剪柳諸樂事翰林儒臣皆小帽襖袂微侍從以觀觀畢各獻詩歌詞

上親第高下賞黃封寶楮有差至宣德間猶然以後閣老以學士卿亞間與焉以下儒臣不復近而應制之作罕聞矣

○太宗皇帝初營天壽山命

皇太子偕漢趙二王暨皇太孫往視之過沙河凍王請却步輦就行仁廟素苦足疾中宦翼之猶或時失足漢顧趙曰前人失足

後人把滑 宣廟即應聲更有後人把滑哩漢回顧怒目者久之
此事雖由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于此矣 項綴錄

○永樂二年六月一日文華殿大學士楊士奇進呈講議

上覽畢稱善因曰先儒謂堯典一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對曰誠如
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凡脩諸身施於家國天下者皆大學
之理

上曰孟子道性善必舉堯舜爾等於講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為証庶
幾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泛無
益之語勿用 三朝聖諭錄

○永樂二年一日進呈勅邊將藁

上曰武臣邊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庶不誤事他日
編入寶錄却用文 同上

○太宗皇帝一夕夢服緋七人上謁翌日銓曹引進士七人奏擬其
官如此格七人品 上以符所 命夢謂冢宰曰五品以上服緋
衣方面官闕幾人速省檢以來尚書上其數

上即命注受七人中有布政吾鄉陳公祚得河南叅議 野記

○永樂初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刑部主事李
厚鞫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真有所毆也上疏請恤不聽繼之以泣
明日

太宗以筋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厚為安南掾厚忻
然就道曰吾敢附死獄以媚 上邪厚在安南三年 上感悟召
為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
為忠誠獲報之驗楊尚書彥謚為之傳云 餘冬

○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支獻所著書專斥濔洛閩閩之說肆

其醜詆

上覽之怒甚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上以其書示之觀畢縉對曰惑世誣民莫甚于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擯之遐裔士奇曰當燬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矣上曰謗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勅行人押季支還饒州府令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諭其罪咎以示罰而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又諭諸臣曰除惡不可不盡悉焚所著書最是三朝

○永樂三年進士放榜後詔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緝學以比二十八宿號庶吉士其人曰曾棨周述周孟簡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敬王訓柴廣敬王道熊道陳敬宗沈昇洪順章朴

金學瓊羅汝敬虞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祥 吳紳楊

也周文襄不與乃自請于

上詔從之時謂之挨宿此稱遂遍于人間凡未至其地而強攀附者

以此稱之野記

○曾內翰棨之飲亦太戶也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伴者絕得一武弁猶恐不勝

上令廷臣自薦曾請往 上問卿量幾何對曰無論量臣量且當倍

過此虜

上喜令往三人默飲終日初不可計虜使已酣武人亦潦倒內翰爽然後命 上咲曰無論文學此酒豈不為大明狀元乎錫臣內

醞甚厚野記

○劉子欽江西人為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在翰

林會間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略不少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魯榮明日廷對策詳最殆及萬言遂為狀元刊十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負也後子欽終于教職各位竟不顯云天順日錄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動靜比報各有所事唯劉子欽袒衣席地酣睡蓋時初飯罷被酒竟入夢耳

上命召至謂曰五書堂為汝卧榻耶罰去其官可就往為工部辦事吏子欽略不分訴竟謝恩起而去至外買了吏巾條服之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見之驚曰劉進士何為爾特起迎之子欽曰奉

聖旨命子欽為本衙門吏尚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于傍與群胥偶少頃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
上笑曰劉子欽好沒廉耻吏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

上曰汝好沒廉耻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着讀書子欽又無言遽起謝恩出具冠袍還閣中即一日間也野記

○求樂初年 文皇嘗召盛御醫雷至便驗令診脉盛稍診脉候便止奏云 聖情方怒後脉理不可察

上曰一時之怒亦形于脉乎汝誠妙手又曰盛胡子我訴汝前時沐昕進兩小了頭頗能唱我每飯常使之唱近呼之不見始知為他以銅椎打殺了適來小公主見我投懷中我因撫抱少頃既去遽聞其哭問之又是渠擊以銅椎個小女兒能勝之邪有如此人我怒甚不覺揮幾肘至今氣不能平也盛叩頭陳勸再三乃已上語謂也 仁孝 同上

○求樂初取進士六日人分為六甲狀元李馬

上改馬為騏既而騏除名故今人罕知之其尾榜者曰宜生是年勅

進士年二十以下者遣歸仍附本學肄業皆豫注擬其官待闕取
用悉出 御意人人自擬之就注登科錄 同上

○是歲進士有林廷美者閩人儀貌頗偉

上欲俾近侍問其貫籍林以鄉音對 上嫌之又擬為某京官林退
數步復召回曰老蠻子也沒這福即改為山東某州知州比二任
會有朝旨有司繁劇地陞一級林時在京師三司以下皆保奏林
州係繁劇林當準敕時程襄毅公信謂林曰公必以駿典然亦應
稍通人事林曰我何為爾程曰官不須爾當承胥輩一語無傷林
亦不從一日倚部門吏出揖曰公某州使君乎林曰然吏曰公在
陞格可賀矣林曰然吏曰某當承效殷勤公少顧之乎林曰否吏
曰再三林曰吾有銀五錢為日費姑以餽爾吏欲十兩林不答去
吏明日拖文書自所司言某州保結恐三司失實異時連坐官曰

柰何吏曰當更行下軍衛具保結乃可官從之林知之窘矣問之
吏吏曰公亦問我于今欲集事反手耳第與我金然當倍之林
與之十五金吏曰公高枕旅邸以伺新命候有帖子召公當來越
三日果然蓋吏又曰官移文往返應得半歲期恐違

朝廷一時恩典官曰柰何曰今當州有操兵數百在京或令具一結
狀則事可速辦兼獲其實官曰然吏即行牒移軍具狀如式林遂
得如格舞文輩入賂市權如此而 上之知人亦洞徹矣

○萬奎言顯宗狀元及第唱名前一夕

高皇有夢雙絲墜地後任國子祭酒往江西起義兵不知所終又嘗
記徐侍講元王云聞之錢侍郎習禮錢吉水大族本亦練子寧疎
遠姻親一時脫禍而恒為鄉人所持舉族不敢一吐氣習禮既入
翰林猶然習禮不可柰何以告建安楊公公一日獨對畢即以其

事聞于

太宗欣然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下令禁之 文皇帝之盛德至矣

○廬陵胡文穆公楊文貞公兩人同被

文皇館閣之命一時文耆固有定價然文穆頗厭為人序譜以其多牽合不實也文貞平生所序譜幾五十餘家自昔文人序譜蓋莫盛于斯文穆之嚴近于義文貞之厚近于仁然文貞文與位稱享有高壽而亦丁夫承平熙洽之時士大夫皆敦本務禮此亦可為世道之幸而彼自薄者則又在所不足議焉

○太宗皇帝以任事十臣者問解縉縉各以實對十人者黃福最優次蹇義夏原吉鄭賜陳洽其最下者則方賓李至剛劉儻然至剛壽終儻以節死得贈謚也古亦有之王倫嘗為胡忠簡公所罵後亦盡節云野記

○永樂中征安南黎季犛降其三子皆隨入朝其孟曰澄賜姓陳官為戶部尚書澄善製鎗為朝廷創造神鎗後貶其官而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為國子生今凡祭兵器并祭澄也其仲曰某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未審承簿有三子亦冷一人襲錦衣指揮并賜江陰田甚厚永蠲其徭今猶守世業其季曰某官為指揮久之乞歸祭墓既往即自立為王季犛死葬京師其子後迁葬於鍾山之傍

○國朝名將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殺倭寇事載五倫書悉矣近閱楊文敏公兩京類藁乃曰公鎮守遼東備倭夷寇至即相地形勢請于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塢築城堡立煙墩一日僚者言東南海島夜舉火光計寇將至亟遣馬步軍赴塢上小堡備之

翌日倭船三十餘艘泊馬雄島寇相屬登岸徑奔塢上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預遣一裨將領馬隊要其歸路一裨將領步隊與之逆戰公舉砲伏發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辰至酉擒戮無遺生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聞賜璽書褒徵公至京面慰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為此皆奉行陛下成筭及諸將士效力所致臣不敢當其功

上嘉其謙既而封公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戶子孫世襲仍遣赴鎮公疏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口北自遼東山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無歲不被其害官軍卒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害屏息傍海千餘里其民安生樂業以至于于今

野記

○劉江宿遷人永樂中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歲己亥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艚直逼望海塢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眾如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令犒師秣馬略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塢下江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眾大敗死者橫什草莽餘眾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逼環擊者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余間有潛脫而走艚者又為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之際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你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治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蛇陣故作此

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何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我於故縱其生路以之即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進封廣寧伯明年卒進封廣寧侯謚忠武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廣濱海無歲不被其害官軍卒不能制往往有至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害屏息傍海千餘里民共獲安以至於今保齋

○英國公為

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祿為公位群臣上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自首 宣廟自此愈重之泊顧使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寵賚無虛日正統時亦不衰安享福祿榮名二十餘年天下倚以為重四夷莫不知名

頒脩史之詔在嗣位之初爰纂成書實由

聖斷謂事貴直而文貴簡理必明而義必彰乃 勅命乎儒臣重編刪於歲月所以見再修者此數言耳實錄既出再修而名文衡之人乃載其初進之表始有深意矣

太宗皇帝嘗御便殿宣二三給事中王榻前詢其姓名其中一脩偉者對曰臣姓黃名某由進士出身除給事中

太宗曰問汝姓名只對以姓名何用縷陳某曰臣幼讀魯論對君有可不詳 太宗喜遂陞為山西布政使捷給偶幸亦命矣夫瑣錄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中灤即今開府封丘縣地淇門今屬大明府濬縣乃淇水入御河之處即枋頭也去中灤旱站一百八十餘里自黃河逆水至中灤自中灤陸運至

淇門其難蓋不可言况運粟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用於是遂有海運之舉於海道風濤不測損失頗多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又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河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運至京任城今之濟寧州也須城今之東平州也其後海口沙壅又自東河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難猶不可言時韓仲暉邊源輩各出已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屬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當時河道初開不甚深濶水亦微細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一百五十料舡行之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餘石其後歲或至三百餘萬石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國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餉則用海運其時會通河尚通金濟寧在城間北岸見有洪武二年曉諭往來舡隻不得擠塞開口石碣在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遊自是江淮舟舡始不至御河矣永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襄武發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搬運上衛輝上舡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難矣後得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工部尚書杲禮等提督始開鑿會通河潘之建言止言濟寧州往北旱站運軍須等項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河成朱尚書建言始從會通河漕運而海運於是乎罷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於凡河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羨不至缺乏者會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於成者斯又數君子之力也此書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節其要語記之 菽園雜記

太宗下

○禮部尚書致仕昆陵胡公浹予赴廣時謁之尚強健取酒命酌因有請曰老先生身承

列聖寵遇 聖訓不可無記錄否則百年後門人故事多誤

謬矣公笑曰無之因詳舉四五事公不妄人也謾記一二可傳者

曰

太宗命浹使外濱行 面諭曰人言 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

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所書字湏大晚至我即欲觀也某

至南京旦晚隨 朝 勅免朝辭曰不敢蓋凡所見 殿下所行

之善退即記之如一日趨朝勳臣某者語譁侍衛提之仍口奏有

旨不問既退朝亟 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群臣皆言不顯

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媿其心 殿下之明斷也住稍

久隣居楊學士士奇曰

公命使也宜亟行則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書

奏令所從校尉給驛驢齎進也又一日侍

太宗奏事退獨召某至膝前曰古人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

謂之小人眼前豈乏幹辦之才求一好人難耳吾欲用汝但汝官

小時某為都給事中數日 上召吏部特陞某禮部侍郎吏部

奏禮部缺左右侍郎

上曰左侍郎又某為都給事中已叨受 上知每缺給事中輒命舉

監生等堪任者具名以進

宣宗皇帝一日召某曰侍郎如某者吾所任戶部輒欲差巡撫汝與

楊士奇等議巡撫湏用不湏用退偕士奇等覆 奏比年糧餉多

稽差部屬官動數員民擾事誤湏得重臣則民安而事集

上曰爾等試舉堪任侍郎者以名聞因疏薦某年若干人

孤桓哀詒

卷之三

上喜皆陞侍即俾巡撫當時吏部復言某等侵越殊不知

上惟命與楊士奇等議固不敢援吏部也律凡京官及在外五品以

上官有犯奏聞請旨不許擅問今刑部都察院於京官五品

以下提問南京都察院亦然刑部則又具奏往年南京兩法司曾

論此事云查出永樂中北巡時有晉守事宜數條多有相因宜行

至今不改者當求得錄之此亦政體故為也

○建安楊文敏公行狀云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己丑則進言十事皆

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切時病但汝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群

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昇入

奏衆皆股栗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王文端

公所為公傳云朝臣有傾巧迎合為上所抑者議欲間之會北

京缺祭酒衆請以公任焉

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

上命以授御史揚言於廷衆皆請罪詔原之而使釐正楊文貞公

墓誌則云一時廷臣狎恩多縱忌公抗直發其私適大學缺祭酒

衆共舉公實欲踈之

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留中不下所書似

不同若楊文定公撰神道碑則又略之矣覽者詳之瑣綴

○永樂五年冬一日胡廣獨于武英門進呈文字

上覽之稱再三既從容問曰楊士奇文學于今難得而黃淮數不容

之何也對曰淮有政事才士奇文學勝且簡靜無勢利心蓋因解

縉重士奇及臣而輕淮故有憾

上曰朕知汝亦不容於淮惟朕不為所憾廣叩首既退與臣言

孤極哀談
上思如此當子孫世世不敢忘蓋自是吾二人待淮愈謹矣

聖諭

○永樂五年冬廣東布政徐竒進香至京師載嶺南土物將遺諸大臣及侍從之任事者有得竒所列單目以進

上閱之既明日早御西角門翰林諸臣奏事退特召臣士竒還令赴西角樓中宮齎竒單目示之而後至榻前問曰何獨無爾名對曰竒前為都給事中與翰林六科官皆隣居相往來於臣亦然今單目無臣姓名者蓋竒初赴廣東衆作詩文贈之而臣以病未作土物之饋蓋答詩文耳

上曰爾時不病亦賦詩否對曰必賦則今單目亦必有名

上曰其以遺諸大臣何意對曰臣在下未聞大臣有受外臣饋贈者此亦竒不能卓立任己意而為之也然終未知受否且臣觀單內

土物不過藤枕藤簞合香丸之類皆微物無重貨必無他意

上曰汝言是即取單目付中宮令煨之一無所問 上後諭臣曰為

臣當戒私交為士當務清謹臣叩首曰謹遵 聖訓

○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嘗御謹身殿親策問廷臣北平建都可
以控制胡虜比南京如何翰林編修鮑頰以為明主起自沙漠立
國在燕今日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殿已
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永樂中

太宗定鼎于北及震殿之災群臣有言不宜者多藉口尚綱之後可
謂不知變已 餘冬

○戶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衆之才

文廟知命委督口外糧餉威聲大振凡軍衛有司莫不畏服一出邊
境衛自指揮以下數百里來迎為前驅負努邊將亦敬憚之英國

公莫有抗禮者出師在邊亦屈勢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繼理其事者名位徒高人不如是畏服也後與主事劉良構怨相訟卒白其枉惜乎位止于斯以老疾致仕蓋奇特豪邁之士云

日錄

○國朝進士惟永樂中甲申科多至四百七十三人

太宗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賜名庶吉士俾入文淵閣讀書

周文襄公忱以不遇列自陳詔特許之諸人日游中秘食于大官月給膏燭費上閒燕之頃駕親臨問時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

激厲而期待之甚至故庶吉士之選至今論者亦惟是科為多得人今考其名業自王端直王文安英李忠愍時勉暨文襄四公外羅侍郎肅陳祭酒敬宗李布政禎人知其賢者餘亦不盡知也曾狀元祭自翰林時有邑人入奸黨事當累及

太宗特原之謂曰朕惜爾才也會所居近西長安門家不戒火延及

禁垣上為置不問其受知如此劉子欽當時極有才名以刑部主事坐累謫廣西南丹終

太宗世始起于教官不克振竟致仕去景太甲戌始卒壽八十有七

若有位而壽以大行于世如王周者一科可數得邪李忠愍之大

節固有科目以來人物也張宗璉者為常州同知德政最多卒之

日民老壯奔走哭於廷皆哀具儀奠祭累日柩行白衣冠而送至

數千人後數年民不能忘作廟江陰之北君山至今歲時祀焉夫

進士得人如張亦足以不朽矣壽考祿秩係於天君子論人豈以

壽考祿秩為豐歟哉客有與春商及近來科目士者因舉是科吾

所知者告之餘請例推宋太宗朝呂蒙正之弟呂蒙亨舉進士

禮部高等薦名既廷試與李昉之子宗諤並以父見在中書罷之

仁宗朝韓億為叅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

廕入官唐介叅政子義問鎖廳試部用舉者召試秘閣介引熈罷
之洪客齋云舊例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檜柄國而子熿孫
墳皆係省殿試寇多士者異矣春按宋徽宗蔡君謨子其登第在
前列蔡京引為同族熈而抑置于後恐天下之論已我朝公卿子
弟高第不以為熈景泰時都御史王文子鄉試弗第至自訟焉事
天順日錄春月所及見者

孝宗已未科 武宗辛未科閣老皆有子入廷試其父引熈不預讀
卷其子並得及第也 余冬

○永樂六年六月禮部尚書鄭賜卒先是禮部職務繁夥賜為侍郎
趙徃所間憂鬱且有疾奏對屢失措

上厭之是日早遽以訃聞召翰林諸臣問曰未嘗聞賜病豈其自盡
乎衆未對臣進曰臣觀賜有病數日但惶惧不敢退即便安求醫

昨藥日晚臣與賜同立右順門外賜体立不支仆地傍人呼之
口之氣有噓無吸臣遽令其屬官扶出午門外 上不俟臣語竟

即諭翰林諸臣曰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其撰祭文遣官祭之又
命工部予棺其晚臣與黃淮奏事退 上召臣還諭曰早來微汝

言幾誤疑賜自今有事但直言勿隱 聖諭
○永樂六年冬巡狩北京 詔書命臣士奇視草

上覽之再三喜曰簡當更勿改易其擇日書之頒下又曰試與諸尚
書觀之諸尚書皆稱善獨兵部劉雋私于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

字如何士奇曰善即以告于巢巢曰義無相遠不足易且 上既
善之矣士奇獨以文請易之黃淮于

上前執不足易臣於 國家大体當用雋言
上顧士奇曰從汝從汝明日諭胡廣曰楊士奇能服善難得 聖諭

○商狀元弘載家藏宋時公牒一帙內凡朝廷語言皆朱書蓋其先
本西夏人以獻密有功送浙中意與今安種來降人相類多所寓
即今居淳安縣之廖涼族頗繁衍蓋四百年于茲矣弘載入翰林
予以其同年之長且厚也携先德卷求題弘載因出此得觀覽焉

二朝聖
論錄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泊菴先生主考得一卷二場俱優
取定為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鄉故為嫌欲取林文枯而
又以枯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間英才也
遂取為會元而循居三王翽第五

太宗見翽名喜北京初啓會闈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布衣召見
賜酒飯後翽至宮保太宰壽祿名位非常可及遭際有自來矣
○胡儼為祭酒以師道自重

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十由大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蓋恭
儼遂名重天下先后居是職者皆莫能及

○故事朝官級銜皆有一定之序近年有初拜一品即書光祿之銜
且云掌文淵閣供事始於

文皇當時無此名且閣在 御府大內非人臣所可掌也又有三品
官以由從二品外陞書進通奉大夫者予皆不知其為何說也閣
老三楊先生止書同知經筵事以知經筵屬英國蓋亦崇尚動德
之義今亦異矣

○今懷來城東南舊石橋遺址壞柱猶存聞之故老云橋前原所建
甚弘壯攔楯狀刻虎形因名五虎橋又名曰虎橋洪武中 文皇
兵北出過此厭其名即 命毀之今城隍甃築然皆是物也又聞
如狼山如土墓猪窩此處當時駐營居人多能言其事云 日錄

○文廟武英群臣奏對以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九大軍密計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為愛錢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餽者必詢訪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酬之若富者以十分為率亦答其一二或坐法乞抹或在卑求薦必留意報焉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面遂意蓋天有乘除之數默行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坷少年蹇滯老必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四朝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全美

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問氣所生而稟得完厚如此其輔理之功在文仁宣朝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際乎未有聞也天順日錄

○永樂元年三月一日翰林諸臣奏事右順門退特召士奇還

上問曰汝輔監國又東宮所行果何如對曰孝敬

上曰試言其事對曰於事宗廟甚虔九籩豆之類皆親閱視一日當享偶頭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乎及期遂親蒞祭祭畢還未至宮遍體汗不藥而愈每尚膳進御用物詣行在此一一閱過緘識遣行不輒信任下人自車駕北征恒切懷憂不遑寧居日中晏始食及勅使至始什然寬慰

上曰聞輔臣中獨爾能持直道不見忤否對曰臣性愚戇

殿下恒見容納然 殿下天資甚高非衆所能及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悔而速改之且

殿下最用心處在於愛人為本將來 宗廟社稷之寄允不負 陛下付托 上甚喜命膳賜酒饌 聖諭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一日獨於武英門進呈 勅彙畢

上從容問曰汝今兼東宮何官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忝東宮官胡廣今無何職對曰左春坊大學士 上曰好又曰吾聞諸留守官內汝與黃淮遇事

肯言然聞 東宮有從有不從對曰

陛下推誠待下遇臣等有言必自斟酌如言當理無不聽納如未當亦不曲從 上曰如此甚好 聖諭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尚書呂震對曰

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免賀為當上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不黃淮楊榮金幼孜皆未有對

臣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賀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

丹行之為中國蓋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百官節鈔

上之敬天致誠必求當理未嘗苟徇人言大率類此

○太宗偶問宋指揮琥有子無宋對有二子令帶來看琥引入見

上喜曰都好即命三公主四公主同下降兄弟並為都尉一日琥從外臨二子迎侍琥醉大喜撫二子曰吾家受恩深矣父腰金子



腰玉時二主在屏後聞之後見 上偶語及之 上曰渠要玉帶

耳無幾命守寧夏以功擢都督薦至封侯西寧 野記

○謝貞友規者鄞人洪武初以戶役起充浙江憲司吏非其志也告

指疾求退得調臨洮府後例充興州衛軍負善為文有鳴窮衛又

有臨江潘若水者吉為王府引禮舍人以言事權翰林待詔與修

永樂大典坐事黜為西寧行太僕寺吏亦善詩有退菴集正統初

太僕寺羅若水卒於長安而解學士大紳永樂中亦嘗謫河州衛

吏闕中因有吏中三傑之稱 同上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橚楚王禎相繼來朝例次日謁

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 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

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及士奇皆至 上問曰二王東宮太

孫及小皇孫謁 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略定三人試言之楊

金未有對 上顧問臣對曰周楚二王屬列稍前兩旁東宮 殿

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於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

太孫同班而分列兩旁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喜家

禮大約如此

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 宸翰所書位

次正與臣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臣足之遂遣鴻臚丞

周昇馳齎赴 陵俾率行之少頃復 命以 宸翰進 上以授

臣蓋上主天資甚高所意見暗合古人多類此一日東宮殿下傳

上命召吏部翰林院官令舉老成正大儒者傅皇太孫講讀明日

東宮殿下特召尚書蹇義及臣士奇問已得人否義對曰臣兩人

共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之議尚未決

下曰往者吾舉李維昂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老矣臣對曰雖頗老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目前廷臣中老

成正大未見其比是日午朝上顧問東宮曰太孫處侍讀讀已得人否對曰已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議尚未決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問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之宜免賀朕從之今傅太孫講讀必有益蓋

上於臣下有片言之善皆記憶不忘 聖諭

○永樂十四年 上在北京頗聞高煦有異志駟召隆平侯張信詢之 上猶未信 車駕遂還南京以問皇太孫對曰人言未可輒信且

父皇在上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退 上召士奇還問

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日詢義固辭不肯言

汝當為朕言之又曰如朕未有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

東宮殿下外人固無敢與臣等言雖聞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又多出臆度非見實跡此固不敢輒對

陛下然漢王始受冊封國雲南不肯行後改過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跡哉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 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艇教習水戰及

僭乘輿服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內外劫掠悉

有實踪大怒禡之冠帶係之西華門內

東宮殿下叩頭懇抹解乃免 上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若此所為

將來必不靜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平州蓋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清江黎晤潛輝觀過稟云何忠字廷臣荊州人永樂中監察御史辛丑應 詔言事出為文趾知州遇寇難從容賦詩罵賊而其子

還陳其詩總戎以 聞詔褒異云何公詩予少時習張誦曰萬里孤臣久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愁心天地

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叛夷

○松江李塘沈夢萱先生資深永樂中舉累通書吏吏部試招撫四夷榜納卷獨遲眾請斥之尚書取卷閱其首云詩曰普天云王

臣遽曰是何可斥也遂得終篇第優等授山東新城知縣先生弱冠娶昆陵大族鄒氏詣謝婦翁出名畫命題即走筆一律其警聯

有玉沙千里江城暮鉄笛一聲烟雨秋之句吳思菴先生舉堪風憲試河清論起語中庸曰致中和云云兩事頗相類今思菴業不

載

○清江俞行之在永樂中有能詩盛名其題清慎敬之句曰夜門無

客敢懷金秋屋有情甘飲水惜不多見近見其題顧師顏西湖畫二幅云西湖湖上可憐春烟柳風花最惱人羅袖淚乾無好思畫

舡歌舞為誰新又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花取次枯唯有斷堤殘柳樹溪烟猶鎖亂啼鳥 聖諭

○本朝初不禁官妓唯挾唱飲宿者有律耳永樂末都御史顧佐始奏革之 國初於京師官建妓館六樓於聚寶門外以安遠人故

名曰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研曰柳翠其下四名主女侍言也其時雖法憲嚴肅諸司每朝退相帥飲於妓樓群婢歌侑暢飲踰時無禁令故也後乃浸淫放恣鮮帶盤薄喧湫竟日樓憲懸係牙牌壘壘相比日昃歸署半已霑醉曾多廢務矣朝廷知之遂從顧公之言顧公太康人剛嚴為朝紳冠時指之包公也每待漏朝房諸寮無一人與同坐比連三五室內皆寂然畏其聞也或過門見有双膝外立知是公也趨而避之野記

○夏忠靖公以忠義事

文帝眷遇極隆為尚書二十年不解戶曹中間恒兼二部或吏或禮又嘗兼戶禮刑三部至總六部兼長察院大理凡佩八印焉先朝掌邦賦者夏公及周文襄皆理財盡善者也文襄蓋劉晏韓滉陳恕之流如桑孔王鉷輩何敢望哉二公事紀者已多不復煩云

近者並祠於吳然其功豈獨吳爾同上

冷謙字啓敬號龍陽子武陵人也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門海云將博學精於易尤深邵學百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為相謙乃棄釋從儒雪川交趙孟頫嘗同在四明故相文彌遠家觀李思訓畫遂效之深得其趣因以善繪稱後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傳張氏悟真之旨迨至正間年百餘歲矣顏如童孩值朱鬣之亂避地金陵日賣藥市中神効駭人

國初仕于朝為太常未詳博士逆旅人貧謙數給之一日就館壁畫為公門狀語館人曰吾與爾同入真無將帶片物遺落館人如戒謙引手推門門開挽館人入見是大帟屋金寶百貨充物謙令恣取之同出如是數數為之其後館人入時有一帟路引身畔忘去之比出驚視之亡之矣謙語之曰爾遺物矣爾則不終吾亦從此

逝矣遂入壁不復再見初內帑屢失物守藏吏數被誅於是得引捕館人至吐實乃正其華而謙乞漏網焉謙嘗於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作仙朶圖以遺三丰遜老者即所謂張刺闥也乃永樂二年四月手題此圖以歸大師淇國丘公近歲流落一友家倩予叙詠其圖作奇密異沼林木室宇種軒特屋內為仙奕沼中荷花正艷發群仙妹將採其傍張題及謙終事第二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遊予方將訪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者蓋秘且諱之也本朝仙跡稱周顛及張為最者奇道之事稱謙及山西金箔將張

太宗未登極時刺闥異蹟甚多比即位不復見乃命胡忠安漢馳傳偏索於天下不限時月數年竟無所見或又言胡之索不獨一張未審凡二張之事人喜談之然往往傳聞異詞此故不記

○周志新永樂甲申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敢直言雖屢犯天威不少變貴戚皆畏之目為冷面寒鉄因稱新曰冷面寒鉄公擢雲南按察司未赴有

五

旨改浙江有冤民淹係聞之喜曰冷面寒鉄公來也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一日視篆忽旋風吹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僧寺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歎服加刑人稱為神明境中有虎害為文告城隍須臾得虎格殺之野記

○永樂中山東民婦唐賽兒夫死唐祭墓回徑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角唐發視之中藏寶劍妖書唐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劍亦神物唐能用之因削髮為尼以其教施於村里悉驗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貨百物隨須以術運至初亦無大志事尤浩濶妖徒轉

瓜州

卷三

廿二

盛至數萬官捕之唐遂稱反官軍不能獲 朝命集數路擊之屢
戰殺傷甚重逾久不獲三司皆以不覺察係獄既而捕得之將伏
法怡然不惧裸而縛之詣市臨刑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
被躰鉄組係足俄皆自解脫竟遁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將校官
皆以失寇誅同上

○太宗崩于榆林川

仁宗在南京帳內左右良寤擾金文靖公速集諸內侍令秘不發喪
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內幄召攻金者入銷錫
製為裨裨成蕞歛而錮之殺工以滅口命光祿日進膳如常儀隨
作二詔一為遺詔入朝一召 東宮於番都俾呈馳即位比喪達
京師寂無知者

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成禮文靖鎮定之功迥不可及也

○孝婦王真其先出浙之仁和永樂間徙實京師為順天大興人適
喻氏事姑韓謹嘗病醫藥弗效孝婦計無所出嬰然悟曰嘗聞老
醫言人肉療奇疾非此不可即潛入幃中剪右股為糜以進韓食
已嘆然而甦曰吾已分死不抹何甦之亟也孝婦匿不言韓察其
有痛狀詢家人得之泣曰新婦至此乎天道亦甚邇愿新婦他日
得婦如新婦也隣黨歎息出懷麓翁孝婦墓誌 野記

○永新劉氏行業端茂永樂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遇泮水一女
子未沒號救命援之登舟附載以歸道中皎然不涅逮家婦迎問
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婦扣女言本富族今舉族葬魚腹矣感君子
再生息請服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吾力猶能返汝立命人送之
還至茫茫大川耳親識皆絕形迹後載來劉命婦善視伺為擇壻
歸之婦曰渠已無家吾亦無後君非構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勝

孫桓表說
君殆亦天作之合其意侍中柳耳劉固不可知者勸諭數四久之
乃處二室而生二子長即大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參議寅也
○東廣一人言其地有宋墳無唐墳蓋自宋南渡後衣冠家多流落
至此始變其族事喪葬也相傳嘉定中有厲布衣者自江右來廣
精地理之學名傾一時有經其壘至今故老猶能言其處廣州林
某者宋元富家永樂初中衰以術者言祖穴何稍偏所致因發地
而得石書云布衣厲伯韶為林某葬此千載谷食之地後學淺識
不許輕改徐視之蓋下向與土封微不同耳遂捨之今林氏頗振
庚午舉人林弁癸酉舉人林汝思林廷輝皆其族也廣人口音稱
賴布衣云
○永樂中俞行之試記里鼓正統中憑益試事道皆不知所肯莫能
批一辭所旨名浮于實君子弗貴者歟

○楊公景事母以孝聞舉永樂癸卯鄉貢舉國子拜霸州判官事
領馬政政久弛逋課累歲官急徵馬數耗公嘆曰養馬者民也
民困馬何由息乃與民約悉縱使就業期年而馬足後以父喪服
闋改澧州力益舉劇有卒失牛誣民吳姓為盜州為成獄公疑之
陰遣人置牛郭外縱之歸牛經卒門奔民家入其苙中卒乃服罪
以秩滿擢化州同知峒夷亂賊千餘將攻城會久雨城寢壞民謀
走徙號聲震天地守將夜縋城以遁公令曰吾在此毋恐時城中
民兵不滿三百公激以義且示禍福皆愿盡力乃撤故倉木以蔽
城缺又縛藁人被衣鎧置城上以疑賊夜至攻甚急有三人緣堞
上擒斬以徇賊知有備乃引去○督歐信自高州以兵至而賊已
遁乃遺守忠二字于公而置守法公益治城練兵寇至而無
所獲遂不敢犯民皆曰活公也天順庚辰以老乞致仕迨

孤植家抄

巴陵貧不能歸因占籍焉野記

○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促降時國子監生濟陽高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未幾城下賢寧被執云此即作論秀才

文皇曰好人也欲官之固辭其友紀綱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學校棄才我己食廩有年不可也綱言于

上全其志而遣之年九十七而終蓋綱前時被黜生故云棄才於是見賢寧守身之節

文皇保天下之氣象兩得之矣此事聞之濟南安監生云菽園雜記

○尚書呂震有通材掌禮兵刑三部事太宗將北征沙漠命洗馬姚某撰祭文姚書題作寶靈文上進上大怒曰何舞文如此命置姚于獄候旋師行護師行至榆木川宴駕

駕

仁宗登極命震治此獄震擬進曰本名旗靈姚其寫作寶靈係是字體差謔當得罰爵寓圃雜記

○袁柳庄先生廷王在

太宗藩邸屢相有驗登極受以太常丞

太宗一日出宋元諸帝容命相袁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吃綿羊肉即主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

太宗大笑厚賜之豈順帝果合尊太師之苗裔歟同上

○翰林院尚寶司六科官在前常朝俱在奉天門

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在門下御道左右云是

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今遂為定位六科本

與尚寶司相隣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猶稱六科廊是也永樂間失
火遷出午門外今遂為定居 菽園雜記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於民壯則入伍老則放歸即三代寓兵於農
之遺制也

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謫發
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土性難以
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八九行伍實數能幾何人况有罪謫
發者率皆奸民善於作弊無惑乎行伍之虧耗也在京惟府軍衛
幼軍皆正終其身與前代兵糧暗合旌守衛所等軍士亦樂間奉
有不逃止終本身逃者子孫勾補之 旨寧老死行伍無一人逃
者府軍前衛幼軍伯亦多逃者特為身謀其不敢逃者為子孫謀
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制為主而以此法繩之則隱匿脫
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無恐亦不至今日之盛也 菽園雜記

附錄

蘇州士大夫家多有

太宗文皇帝即位詔書嘗得伏覩而莊誦之曰允炆以幼冲之資嗣
守大業柰其秉心不孝更改憲章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回
大興土木委政宦官淫泆無度禍機四發將及于 朕朕乃
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内有奸惡王得興兵以討之 朕
尊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使朕不舉天下
亦將有聲其罪而攻之者允炆曾不反躬自責肆行旅拒朕荷天
地祖宗之靈战攻既克駐師畿甸索其奸回庶希周公輔成王之
誼而乃不寃朕懷闔官自焚以絕宗社天地不庇鬼神不容朕乃
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

太祖之嫡應天撫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撫詢輿情乃於六月十七日即

皇帝位

云傳信錄

○永樂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封甌寧王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為子不祗不及於父朕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

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

高帝后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創業垂統傳之萬世朕長兄懿文皇太子降生而求胤子久放幼冲嗣立昏愚自暴顛覆成章崇信奸邪戕害骨肉兵攻朕必欲咸劉俾無噍類天下蕩然社稷幾墜朕惟

祖宗積德之勤

父身

后創業之艱不得已而應兵賴天之佑內

難廓清久放罪惡貫盈宮赴火諸臣民同詞勸進朕以宗社為重勉詢輿情君臨大寶長兄諸子久燬久燼仍襲王封不意久燬弗知省躬自生疑對朕以長兄至情不忍譴責免為庶人以保全之朕痛切於心常存念慮長兄未有承嗣其第四子久燼生十有四年矣茲特改封甌寧王世守懿文皇太子之祠於戲協和之道睦族為先敦叙之仁繼祖為大用展同氣之情庶續親親之義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同上

○永樂二十年雷震

奉天殿門 詔求言官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謙言之峻 上怒寘之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亦以

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于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科道因劾大臣

上御午門樓命言官與大臣對辨於午門前時都御史陳瑛等抗言
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中使問大臣與言官對辨是非諸大臣皆囂然啐罵言官妄言
夏忠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 朝廷耳目
之官况應 詔求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恊贊大議臣
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言入奏

上仍命復出問之公對如初 上悅而宥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
或尤公背初諫公曰不然

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人言雖失幸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
衆始嘆服 卷塘詩話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也選庶吉士累官河南左布政使
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垂肩說着先朝淚洒然洪武

初年真事少幾曾經到縣衙前○垂老頗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賣
耕牛縣官不服憐飢餒換拽官車上陝州當夫當匠子孫忙田地
荒蕪戶有糧昨日迤西番使過盡驅婦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則
民之困苦又甚於彼時也 同上

○北京宮闕成

太宗命解縉書門帖以古詩書之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上大喜賜賚甚厚 傳信錄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
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花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
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 同上

○永樂某年八月中秋節

御極家訓
太宗開宴賞月而月為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縉賦詩解作風落梅
一闕其辭曰姮娥面今夜員垂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
看誰過廣寒殿

上覽之權甚留縉飲樂方白

○夏公原吉自洪武間出仕歷事四朝功業不可殫述初 太夫人
廖夢三閭大夫降其室而生公及長家居僻陋有若戴大笠土神
者密夜獲公行 宣宗時 上寵遇公日優使者召公日數十輩
于道家有

御賜名馬性甚靈每召臨馬必蹄齧閤者報公具衣冠出而錦衣人
至矣其異如此 同上

○文廟第三次親征北虜師次開平夜夢有人告之曰上帝好生如
此者再既覺遂命儒臣草 詔班師可謂聰明睿知神武不殺者矣

太宗東昌之戰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

上被衝擊而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殺百數十人王亦
被創而沒

上哭之慟師旋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良輔吾至今寢
不帖席食不下咽墮涕不已諸將皆泣

上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輔臣曰張王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
一惜其蚤沒追封榮國公謚忠顯

○我朝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

國初時三法司在太平門外建文時遷於城中 文廟南代以建文
為變亂成法此亦其一事也文廟既有天下遂復故處

○徐輝祖中山王達之嫡長子洪武末襲魏國公歷事建文君求樂

初元奪爵至其年八月初

聖旨比先徐輝祖日與黃子澄齊太盧振張昂萬成等通同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誅徐輝祖是中山王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以此不會罪他只着在閒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着他嫡長男還襲中山王原封魏王的爵中山王沒後的祿米戶部查了都還他

鐫孤樹裏談三卷畢

鐫孤樹裏談卷之四

仁宗 宣德紀元

丁集

○永樂二年七月翰林侍讀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舉儲貳為說講畢

殿下召問臣士奇經旨于此必無儲貳之說達不合議否臣

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書宋儒胡瑗之說

殿下云對我言此常人得此文亦舉此說乎對曰 殿下此問最好

因舉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

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以

對 殿下悅又對曰今翰林春坊諸臣分撰諸經講義

上旨命內閣之臣閱過有未當處悉與改正然後呈 御覽允當然

後以講內閣解縉專閱書胡廣閱詩金幼孜閱春秋臣士奇閱易

昨日進呈此條 上問儲貳說有據否臣士奇對曰以胡瑗之說

上其喜蓋講臣非有據不敢妄出意見

殿下喜自是講義有疑處必召解胡等四人相與辨折暢而後已遂作數鉅冊命春坊司經局臣分錄講章以備常閱

○殿下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日諭臣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臣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為治皆苟而已殿下即召翰林典籍取閱既大喜曰此為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畱一部朝夕自閱又取一部翻刻以賜諸子且諭臣士奇曰果然為臣亦所當知遂賜臣一部蓋殿下汲汲于善道如此○上在東宮稍暇即畱意文事間與臣士奇言歐陽文忠文雍容氣象醇厚近三代生不同時之嘆且愛其諫疏明白切直舉以勵羣

臣遂命臣及贊善陳濟校讎歐文正其誤補其闕釐為一百五十三卷遂刻以傳廷臣之知文者各賜一部時不過三四人而止恒諭臣曰為文而不本正道斯無用之文為臣而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歐陽真無忝矣廬陵有君子士奇勉之臣叩首受教三朝聖諭錄

○太宗皇帝在北京有白鵲之瑞行禮部行南京慶賀

監國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士奇以病在告監國表命庶子替善撰呈稿殿下不憚命尚書蹇義持以示臣士奇曰甚寂寥且不著題以賀白鹿白龜皆可命臣士奇改益士奇改一對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後增一對云與鳳同類踰

殿下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適內厨進膳遂命內使陳昂撤以賜臣且傳旨諭臣曰其勉進菜食早出非但倚卿文學久不聞直

諒之言慮有過不知急得相見也 同上

○永樂七年替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殿後道說賦詩之法一日
殿下顧臣士奇曰古人主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
明良喜起之引南熏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為尚矣後來如漢
大風歌唐太宗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
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氣志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為世
之鑒戒也如 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漢詔
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
益之辭不足為也 殿下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圖對曰帝王之學所重者不
在作詩

太祖高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餘事于今

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且姑後

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者之品
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為人主
尤當致辨于此 同上

○永樂中御史李祥舒仲成嘗奉

勅理木植稅課之弊王汝玉與馬汝玉 上監國時所愛者

令旨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可萬一

上有聞得罪反重既迂意遂已犯者後皆苟免及

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仲成他事

上曰是嘗為御史查理木植稅課者乎對曰然曰李祥安在對曰丁
母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副即

命都察院捕治仲成臣士奇聞之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又追理前事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時召衛綰稱病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韙之

上覽之喜即有旨罷洽仲成而降

勅獎諭臣且賜米及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

璽書附

勅少傅楊士奇覽卿所奏道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為唐虞之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金石之言誠為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譴責不敢進言今覽此奏朕甚欣喜足慰干衷但望卿等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托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賚卿白米十石綵幣二表裡寶鈔二千貫實彰券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慰朕懷故勅同上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轉春坊官凡草制纂修等事惟翰林院掌

之無內閣掌管之說也如永樂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庶奉政大夫右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溥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表進呈蓋雖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方得與纂修之事未有殿閣大學士而獨專纂修之事者也况永樂間胡廣所兼不過左春坊大學士則是時殿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雖尚書在內閣辦事六部請勅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馬勅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攷也終永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蓋為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官大之例也雙溪雜記

○太宗既久不見皇儲亦頗思之一日命召之勅既具未命使人進曰請令夏原吉往

上問何故對曰 皇太子又不蒙召一旦忽有命恐過疑或致他虞
上歎服從之比原吉至

仁廟初聞之果驚怖謂或有後命頗欲自裁問誰御 命左右對原

吉 仁宗曰原吉來必能為我調護當且見之及見原吉備道

上旨 仁宗乃安即與就道 野記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奕棋因命曾子榮先生應制詩云兩
君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鐵馬一川波浪動
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
花影滿殘枰

仁廟和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
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軍收收卒隔河飛砲下金城等閒識得軍
情事一着成功見太平詞意宏偉尤勝前詩君臣之器量見矣

○永樂甲辰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于

上曰今喪服已逾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什服縗易服震奏已遂退適諸羣臣明日易服士奇謂
震曰今喪服未可此例蓋洪武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在上縗服後仍服數月白衣冠經帶今 上於

皇考乃遽即吉乎時黃淮同余意然不敢明言忤震震厲聲忿余曰
朝廷每事被尔拘衆尚書蹇義從旁解之曰渠言當理國家事公
豈應偏執已見請兼取二說明且君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偕六
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日

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餘文武羣臣皆從義等所定

上召蹇義元吉及臣士奇等 諭曰呂震昨奏易服皆與汝等議之前後奏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 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之可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執是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中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其便

○上御思善門選用東宮官命戶部尚書郭資為太子太師仍兼尚書蹇義夏原吉力言資偏執妨事且病請令致仕

上意可召臣士奇語以二人之意且曰 先帝初舉義兵一切軍需糧餉皆出資調度吾時居守竭誠輔佐甚得資力今出危履安吾嗣大位乃遂弃之吾誠不忍臣對曰故舊無大故不弃此

皇上仁聖 上問臣資為人果如何對曰資強毅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偏執甚至沮格 恩澤不流于下

上問其故對曰 詔勅數下蠲免災傷租稅資不聽開除必責有司依歲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然耿介能守廉非衆所及

上曰吾在此又有原吉與之同事當不復偏執矣乃不從二人言無幾蹇夏又數數言資偏執妨事不去資仁政必為所格

上強從之命資以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璽書褒諭賜銀鈔綵幣甚厚資歸踰月

上念之不置間諭臣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資其謂我何吾欲遣人視之少加賜資對曰賜資有時而盡洪武中有尚書致仕給全俸者今北方倉廩少儲得減半給之可常足用

上喜即命戶部給資半俸 上之篤于故舊類此 三朝聖諭錄

○仁宗皇帝日記萬言

太宗稱之為昭帝聖學緝熙詞翰並精尤喜舉業在青宮時每得試

太宗稱之為昭帝聖學緝熙詞翰並精尤喜舉業在青宮時每得試

太宗稱之為昭帝聖學緝熙詞翰並精尤喜舉業在青宮時每得試

錄輒指摘瑕疵手標疏之以示宮臣往往審當語之曰使我應舉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野記

○仁廟體肥碩腰腹數圍 上常令太子諸王習騎射

仁廟苦不能 上輒見恙令有司減削肉食某官每供膳私益以家

穀 仁廟德之 上知醢其人 仁廟登極乃官其後

○仁廟失意于 文皇每含愠言何以了事 仁孝每勸之一日內

苑曲宴又對 后嘗之色怒甚既而曰媳婦兒好他日我家虧他

撐持又曰吾不以媳婦故廢之矣謂 仁孝也時先在時忽不

見 上令覓之乃在饗室手製湯餅以薦比薦

上大喜復至感泣命痛飲而罷野記

○永樂十五年 上在東宮卜筮專用揲著而斷以周易凡後世俗

占法皆不用嘗命臣士奇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朱氏本義

要旨一為編既進

上悅名曰周易直指臣進曰周易固為卜筮作然文王周孔象十

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為君為臣之道悉具請編輯以進用備覽閱

從之踰年輯成以進

上覽之大喜名曰周易大義賜臣士奇綉衣銀帶先是徐好古作尚

書直指金初攷作春秋直指皆已進之

上諭臣曰凡此皆書數本於齋閣書殿寢室各置一本得備觀覽蓋

上數好學如此三朝聖諭錄

○文帝初 仁宗為皇太子 帝命監國居雷都又以其柔仁令漢

庶人輔之庶人于諸王中特雄桀勇力絕人極精弧矢每從

上蒐畋射生特多有鳥並柯而棲庶人連發二矢前矢已貫禽偶棲

者未覺而後矢已及遂聯翩而墮焉其妙如此

上嘗稱之謂昔有一箭落雙鷗之舉我漢王豈不匹休之及輔監國
既久屢欲歸朝無計然

帝雖假為國監重自又不可少之每思欲在左右後公以事如南都
庶人因托陳委曲歸言于

上上即命召至繼今之國於時反謀未嘗一日忘暨
仁宗踐祚庶人亦輕之姑俟機而發無何

仁宗晏駕庶人謂我何在兄未正位時猶欲居之兄在亦應竟取况
姪乎逆謀遂决

○永樂廿二年八月學士楊榮自行在還報 大行晏駕

東宮殿下即遣 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 梓宮時京師諸衛軍
皆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護衛軍留京師一時浮議藉藉慮護衛
為變遂秘未發喪 皇太孫頓行啓

東宮殿下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 東宮殿下顧臣
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臣對曰 殿下未踐祚今居喪
無所事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東宮小圖書亦問

太孫出外無行事惟有上票 朝廷之事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
歸即納上 東宮殿下即取付 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
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 殿下顧臣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
亦事機之會也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又曰
自今朝廷之事仗蹇與汝但蹇亦有遲疑汝須盡心汝二人吾當
重用不輕也對曰 殿下嗣位朝廷大小事皆當盡公以厭服天
下之心須溥恩及下然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若漢文即位首進宋
昌史書以為貶此當深戒臣兩人日在侍近 殿下必不遺惟不

應先及此 殿下初政收人心之機也 三朝聖諭錄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臣士奇新改革蓋殿大學士謝畢聞浙新司奏准循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宮禁香炭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逮

上望見士奇笑謂蹇夏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臣言詔下纔兩日今聞浙新司傳 旨賦棗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 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

上喜曰吾因知學士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挫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又顧蹇夏及臣士奇曰汝二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逮 同上

○解縉侍

太宗論及羣臣御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余徐驗之後十余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此事楊公既著于 聖諭錄於解墓碣內又載之墓

碣載解初被庶人譖出為廣西叅議以李至剛言其怨望又改交趾後入奏事庶人復有言遂徵下獄後三年病死獄中按李至剛墓表亦楊所作載李言解事詔下獄而并下李今莫知其悉李之言解其因解有誕而附勢雖才不端之奏而怨之故與

上之并下李也所謂洞燭之者有在矣噫小人之怨君子事每如此小人終亦何利解死獄中而李不死則命也

仁宗臨御既明解寃又官其從子為中書李雖黃緣官官故為通政尋出知遠郡賢否在 聖衷其彰彰矣乎餘冬

○永樂中臣同尚書蹇義侍

仁宗皇帝監國義重原老成更歷多而疑慮深臨事寡斷每同承顧問一事之間義常持兩端猶豫未決臣進曰有事須行無終不決之理 上曰然受事皆應復

命豈得不決義曰事當熟慮慮不熟有後患故必應詳審

上曰義言亦是臣對曰凡事豈得不思但思多則惑即思而有疑則

擇端正近於理而可對 上言者行之

上笑曰此須兼知仁勇自今議事只加士奇言擇當理者從之不須多思致惑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楊士奇為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大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閣辦事楊溥永樂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龍飛超

陞委任不可以例論也後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

三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又溪雜記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庚午百官習新正儀於海印寺用樂明日臣士奇等進言近禮部與臣等已議定新正朝儀不用樂昨日習儀所仍用樂不改今四方朝覲官皆集於此觀禮乞 勅禮部設樂不作不報蓋尚書呂震復言臣等所議不當樂幼孜皆欲已榮即趨出臣與淮不可三人遂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得

旨午門官入奏臣等尚未退遂有

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正月初二日特 召臣士奇四人奉天門諭之

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為君以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益深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呂震言今悔何及賴汝等盡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有未

孤桓東

卷四

當但盡意言之母以不從為慮各賜鈔千緡文幣一表裡三朝聖諭錄

○仁廟好文之主官僚鄒濟徐善述王汝玉以及楊士奇梁潛蔣御

醫周文等皆被詩文寶翰之賜甚多予前年議事問崔軒二憲

長於兵部後堂閱馬尚書賜物見刻本

仁廟御製文內多具焉近得天台徐氏所藏令旨一通 永樂十六

年三月初二日 皇太子書一通冬至 賜詩一首永樂十五年

九月二十二日懃問古詩各一首十月二十七日呈試王業古詩

一首

聖製必已具刻茲不盡錄錄 令旨書各一以見 昭皇帝崇文禮

賢之盛德云爾其文曰

令旨說與好古爾將選詩內取易入手解意的詩分類賦比興三

家每首要十六句八首十二句八句八首爾為選擇王錄真明日

早要進來看又聞卿染疾可稍得否乃冬寒善加湯藥順時將息

旨不多及 皇太子致書贊書好古先生余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

題立例意思余為構文請益好古且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廣

琢磨今晨覽卿為余所改之詩甚是丰采清雅真有益于日新但

卿疾不痊未及存問日見煩擾尚古優待高年才望之士乎然優

待之心豈忘朝夕但卿今年邁恐余為學有日似卿朴直若口者

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故特相為視縷者為其才德直

蹇赴卿康健篤于其事卿無憚勞躬于成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

一日毋務犯鱗能諱之慮若余成學報答之禮豈得忘之春煖猶

寒當善為湯藥順時將息以慰余懷 旨不多及永樂十六年三

月初二日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兵部尚書李慶言于 上曰今歲北方之

瓜封又矣

卷四

十一

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採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畜則民甚弊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郡縣朝覲官皆集請每負給一馬俾畜可散一千余匹正官給牝佐貳以下給牡太僕死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 上令蹇義夏原吉商略可否以聞二人奏如慶議 命已下臣士奇聞之謂慶言必不可行慶忿甚不納臣士奇遂詣奏前力陳不可曰

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矣時蹇夏皆在侍

上曰士奇論當慶固無識汝兩人亦言其便何也兩人對曰初慶與臣等言此出 陛下意必欲行之非謂出於慶也

上曰幾誤朕矣顧臣士奇曰少頃批出罷此令明日復奏

陛下許臣罷散馬之令豈遂中止如必欲行此令天下懷材抱德者

自此誰肯出仕蓋虧損一馬必責賠償破家費產累及子孫且所散不及三千而 朝廷負此名於天下後世誠非佳事

上曰吾偶因事稽緩耳明日必批出又明日復奏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多領馬矣且今所領多生駒初受羈絡南方人多軟怯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有號泣衢路者矣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學問此令失之非小 上曰吾即批出不妄也卒刻

上御思善明召士奇論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觀李慶呂震等意渠輩容口忿尔朕念尔孤立慮為衆所傷固不欲因尔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風憲受制 上曰尔就據此草勅止散馬臣士奇叩首對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有領去者望如何處之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負乘馬例給之不責生息虧欠亦不責償未領者悉止未散之馬給邊軍採用 上復諭曰繼今令有未便惟密與朕言此輩多不識大體但皆先朝舊臣未可遽退之

○仁宗嗣位初一切政議與者三四人而蹇夏二公寵眷最盛楊文貞公撰蹇忠定公墓誌載當時所賜師傅之臣銀章各一曰絕愆糾繆蹇首被賜

上謂之曰朕有過舉卿但具疏用此封疏識進來夏忠靖公墓誌亦言之楊文敏公墓誌云

上命範銀為方寸印四枚以賜師傅公與金幼孜同受其一其文云云是知蹇夏楊金四人是已然金文靖公墓誌又云賜大臣五人銀圖書文並同前按楊文定公于文貞神道碑載公當時被賜銀章一其文同前然則賜五人為是蹇誌洪熙初賜誥蹇公等誥詞

時增二句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夏誌不書金忠靖遺事載此誥詞且記

上諭曰此朕實心蓋望公等匡輔之切也以陳祭酒敬宗所撰黃文簡公墓誌此誥詞蓋亦同彼賜者而絕無糾繆之章弗及焉一時特恩固各有所在耶我

祖宗之所以望大臣者如此宜諸公之各盡其才也 餘冬

○上嗣大寶之三月特詔吏部令京官五品以上與御史給事中及外之布政按察司與郡縣之長吏各舉才德堪守令者

命下少傅楊士奇與翰林侍讀學士王直合議舉左春坊中允張宗璉應詔將卜日以奏時中外皆未有奏者而禮部郎中黃鍾最先奏宗璉會

上擢用舊宮臣以宗璉為大理寺右寺丞當之南京出

上親命固非用鍾言而鍾遂以知賢名縉紳間 上臨御以來倦倦
焉哀矜庶獄雖笞罰不自用必付廷論每憲臣奏讞議必懇諭之
欽恤之意矧大理天下之平宜夫親擢而後授也

○仁廟在位時一日內臣道及

太宗皇帝晚年欲立趙府為儲諭意於東楊楊即對以趙府面鼻欹
側不正遂宣趙府執視頃之意頓罷

仁宗聞之即日降內批陞東楊少傅謹身殿大學士西楊得旨懷進
請加太子二字於少傅兩傍乃傳出未幾復陞兼工部尚書夫立
趙之意素所未聞豈內假以為東楊地乎而加太子二字西楊亦
未必然厥後

宣宗因東楊使殿奏對手執其牙牌曰今在我身邊如何尚帶此牌
可即去了太子二字東楊遂叩頭謝後實錄完乃同西楊進少師

○漢庶人既獲繫于禁省以鐵鐐繫其足而維以長木曳地及見
上庶人以足運曳木迴拉 上足 上陪庶人將遂為弒逆左右急
扶 上起而免即以銅釜覆庶人燔之 野記

○洪熙元年正月吏部傳
旨命臣士奇兼兵部尚書二俸俱支士奇明日見

上叩頭辭尚書之職曰少傅殿學士二職臣已過分尚書一職更不
敢當 上厲色曰黃淮楊榮金幼孜皆受三職獨汝二職外間將
謂朕何汝必勿辭士奇叩首言請辭尚書之俸

上曰汝勞動二十年一志不懈故以祿相酬何用固却對曰請必辭
俸尚書月俸六十石國家可養六十士卒臣受二俸猶懼過分敢望
復加 上曰不受俸米可折支俸鈔對曰鈔亦俸也與米但異名
耳時尚書憲義在傍言于

孤植不談
上曰聽其辭學士一俸亦可臣士奇曰辭俸當辭厚者何用取虛名
上曰朕成汝志遂聽臣辭復顧義曰廉介之風士奇有焉於是黃淮
亦辭戶部尚書俸三朝聖諭錄

○禮部會試天下國初惟南方士子中式居多而南方惟江西吉安
為盛北人曾不十之一洪武三十年被黜落者咸以為言

上乃命翰林儒臣復擇下第舉人文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試之擢韓
克忠為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左克忠等則皆北人也時
年再試寄監下第舉人中式者四百一十五人次其等第除教授
教諭訓導不中者八十七人為州吏目洪武取士之科蓋止于此
洪熙元年定南北中三卷以取士自此人才之用始不偏矣餘冬

○上召士奇至奉天門諭之曰監生之不可用皆由翰林不嚴試所
致此弊已數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故今不可復尋舊弊必嚴試之

即其中皆下惟得一人亦可即皆無可取亦不妨但須得實才

上又言科舉弊亦須革臣士奇對曰科舉須兼此南北士

上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對曰自古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
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

上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今後於外書南北二
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矣
上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此北士無進用
者故怠惰成風汝言良是往與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各處額
數以聞議定來上會宮車宴駕

宣宗皇帝嗣位遂奏准行之三朝聖諭錄

○仁廟一日謂三楊公曰見夜來玄象不對曰不見

高皇帝有私習天文之禁故臣等不能曉 上曰大臣與國同休戚

豈可論此朕夜中觀之紫微垣有事甚急不可解矣沈思久之長
歎拊髀而起明日遂宴駕野記

○十一月十二日復大理卿虞謙官先是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當
榻前密請旨不當于朝班對衆敷奏為賈恩者又言其屬官楊時
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為大理少卿而陞時習為卿
其後臣士奇獨進奏事畢不退

上問臣汝有欲言者否對曰有非虞謙乎對曰然

上曰吾亦頗悔之汝試言之對曰外聞皆云時習實無先導之言時
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臣本無此言今冒居卿位慙愧不安臣又
言謙歷事三朝皆居通顯頗為得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過

上曰吾之悔亦念此因問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干吏然明習法
律公正廉潔上喜曰吾有以處之會吏部交趾關按察

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謙吾過矣復其大理卿改時習交趾憲使
上之敏於改過率類此三朝聖諭錄

○十二月翰林院進呈三孤誥草

上閱既取筆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所從違而或怠頽
臣士奇等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又諭臣士奇曰近日覓羣臣意
甚好事或未當輒有封章進來臣士奇對曰

陛下聖德容納昔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
上曰朕志正如此朕每聞羣臣言退未嘗不反覆思之或朕言有過
退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願
陛下常以古人為法同上

○李祭酒先生時勉始為侍講直諫

仁宗大怒命武士以十八斤金瓜擊其脇脇折曳出昇下獄楊文貞

公遇于外朝以燒酒灌之得不死

宣宗即位召見亦盛怒將斃之先生對云乃少霽色而什之及為

大司成在正統中諸生稱之曰父母之心天地之量時王振勢傾朝野每進香文廟司成設茗延款至先生獨否振又銜之令人密廉其事無所得彞倫堂前有大樹是許平仲手植先生憐其一而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令伐去旁枝振遂聲罪以為擅伐官木入私家用傳

聖旨以百斤枷枷之肆諸成均前時為三械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同枷先生之械特重數斤而竅極隘不可飲食鑑請易之先生不可始先生以助教姑蘇李繼為浮薄厭之至是繼力自効繼家富素結諸權貴與某伯李者為兄弟因李令昌伯孫公至是李為求接于孫孫適生辰家啟宴

太后令家士禮孫因附奏臣今歲生辰殊不樂比年每得公卿為賀國子李先生不過一幅絹帕然辱比大人君子臨貴為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為朝廷行揚之禁臣席無此君子為重故不樂爾奏上太后即邀上言之曰祭酒尊貴之臣奈何施以囊頭是甚綱紀上言不知

太后曰不知作甚皇帝上遣問之乃知振所為也即飛詔放李先生令就去賀孫舅公乃得什繼又已備儀物公因就詣其宅初筵猶未散也或曰諸生司馬恂者上章願代枷伏三日始得命脫械久始蘇稍遲即死矣又曰頤代枷者石大用初李先生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朝廷結鰲山一騎控先生馬而行中途拾一墜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騎以錢大書揭于門既而失釵婦往尋不獲倉卒間人告以李翰林家有示帖遽往先生叩之婦

言夫爲錦衣千戶勾當海外妾昨出看鰲山失去一金釵尚存其一可驗也先是驗之良是即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既久千戶還妻述失釵事夫言非李公汝當時憂思爲疾或且致絕汝絕吾亦不聊生是二命所關也亟往叩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却之其人言公不受不能強此一片藥乃海域所產初非傷財所得而甚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蝎也乃受付夫人言此爲血蝎當識之既而先生被係脇折昇至錦衣適此千戶盜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 聖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良醫師入視醫云可爲第須得真血蝎千戶曰吾曩固嘗見公立命問其夫人夫人取昇之醫治藥以板夾脇傳之越一日夜遂甦焉野記

○仁宗郭妃以 中宮誕辰邀過其宮上壽

上亦往死進卮于 后后不即飲 上曰尔又爲疑乎遽取飲之妃

失色無及矣俄而 上崩妃自縊死時適雷

○宣廟嘗乘怒殺二奄尹心恒念其非辜晚年每遊幸時指曰此廝

一又在此即命彈丸自射之左右問何如

上曰即某某見朕行輒伏于前如候伺者以後益類以逮宴駕太監

阮安輩說

宣廟崩時膚肌燥裂猶燔魚以烈劑野記

○舊制生員以舉貢入監巾欄無所變至殿試選授後方易命服洪

武中嘗許監生戴遮陰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貢士入朝

上問此着藍衣何人左右對監生

上曰敎着青衣好看者乃易青袍迄今王尚書怨在吏部有欲請麻事

附選監生服冠帶者以咨于王王曰秀才在諸司惟此衣巾易辨

稍可禮待若冠帶則與承差辦事官無異任其趨走于前而禮貌

無少別所損極大矣乃止近南京有司亦草疏謂吏胥在選即已
冠帶况儒生乎欲行亦有沮而寢

○陳嗣初久著文名大學士楊士奇素不識薦于

仁宗遣使驛召即至士奇坐東朝房候與相見先教以面君之禮繼
以方巾布袍隨使者見 上于武英殿中

上曰當為侍從繼曰臣下部氣難居禁近

上曰今下何處繼又曰臣舍館未定 上因厭其語言無遜動止迂

踈止除國子博士最為冷官諸生各以經課求改嗣初惟諳古文

不通經義數為諸生詆笑不堪因往士奇訴曰先生舉繼雖愛之

實害之繼于此官不能一朝居也訴畢大泣不已士奇特奏改為

翰林五經博士稍進檢討以歸寓別

○洪熙元年二月朔臣士奇武英門獨對

上問近日外間事對曰覺告訐之風復萌且動輒加入誹謗禍及身
家請諭法司禁止

上曰不特此如宮中一事朕所甚惡尤須嚴禁對曰此當用壁書行

之 上曰尔更思三二事通行蓋 聖心倦倦於仁政無時忘也

○趙王既之國鄭村垣多護衛耕地

上命太監左角持二頃膏腴者賜臣士奇蓋前已賜蹇義二頃矣至

是聞命懇辭

上曰汝于朕表裡一誠未嘗媢阿首鼠吾資益良多此所以心恒不

忘汝前辭祿今又辭田何執之固也對曰臣起自寒微遭逢

聖明今踰越涯分萬萬豈當尚不知止足幸

陛下大恩不使之滿溢庶幾少延殘喘服事

陛下三二年復歸全山林皆 陛下之賜

上曰汝勿憂終身吾送汝入土身後事皆勿憂對曰
聖仁在上臣復何憂遂乞臣辭田明日

上諭蹇義曰士奇真能廉使仕者皆如此世豈有賍吏乎三朝聖諭

○洪熙元年四月初有進言太平之政者

上召蹇義夏原吉楊榮及臣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無闕政
生民皆安蹇三人意皆云然惟士奇以為尚未義等對曰臣等觀
上即位以來詔書勅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歛之擾徭役之繁可謂
治世臣士奇對曰臣觀

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
食之人須更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

上笑曰吾意非為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冬與繩愆糾
繆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已皆從所言末一章三周王
求進事不曾從後亦悔之蹇三人皆無一言皇朝廷政果皆無關
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慙色既退復召蹇義遠諭曰爾與
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賢良皆吾所倚任各與圖書自吾本心士
奇狼言待人宜均亦望與榮幼牧既與之後往聞榮有怨謗語我
對曰榮之不足于義者為官品在臣等之次其他誅語臣實未聞
左右之說惟

陛下慎察縱其或有亦望容之必當自定

上曰吾亦不信此語但偶然及之以明吾所任者尔二人耳事有未
當皆須直言勿疑諱蓋上之求言懇切如此同上

○上自臨御以來大理少卿弋謙敷言事

上頗厭其繁瑣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
言直沽名遂召臣士奇等擗別語以謙之逾分臣士奇對曰謙不

諳大體有之然其心感

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效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 上雖不罪謙然臨朝之際數形于

詞氣又數日

上御奉天門臣士奇獨奏事因進曰 陛下頒詔求言言不當者不

罪弋謙不曉事激

聖怒數日朝臣皆悚懼相與以言為戒今遠近朝覲之臣比集闕下

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

上惕然曰此固是朕不能容如呂震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

謙遂免謙朝參今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日餘朝臣言事者少

上特召臣士奇諭曰尔料事不虛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言其無事

可言對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

上寬容以來之 上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過實者尔

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必得璽書親

諭乃見 聖德之實遂令臣就榻前書

勅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因諭臣士奇曰

朕有過不難于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尔朕知心無吝于言

可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木虐民者于是召弋謙諭曰尔

本清鯁之臣朕今取清鯁用尔遂陞謙副都御史賜鈔千緡馳驛

詣四川罷伐木之役并糾察安等 同上

○洪熙元年四月有 旨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

賜謚官建祠于墓四時 賜祭臣士奇言于

上曰禮貴得中 朝廷惟 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祀

濟等雖有舊勞不得過社稷孔子而與宗廟等

上曰吾過矣誠念其舊勞不能忘故率尔下令而不覺其過今賴尔正此失對曰先儒有言周公之功固大皆臣子之分所當為何况濟等 上曰然遽召禮部改祀春秋蓋

上未嘗有固必心從義遷善速于轉圜云

○上自少侍 太祖高皇帝明于星象士奇侍監國時問以教臣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元年四月中尚書蹇義夏原吉及臣楊士奇奏事奉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曰未見

上曰蹇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臣對曰臣愚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命矣嘆息而起又明日早朝罷召蹇義臣士奇至奉天門諭曰監國二十年為說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臣士奇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之誠之效更不煩

聖明多慮

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

勅二印賜兩人臣士奇得楊貞一印勅曰云 云皆拜受而退蓋踰月

宮車晏駕矣同上

○洪熙元年引郡縣貢生入奏請如例翰林出題考試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和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効率復何如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識者以為用文以醫諫容塘詩話

宣宗

○宣德元年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 朝廷永安

上召楊榮以山言論之榮對曰山言 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

八討夏

卷四

十一

論之兩人不敢議榮言請先遣 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
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 勅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

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色曰汝可沮 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
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對曰錦衣衛責
狀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士奇往見二
人蹇曰 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公可中沮和夏曰萬一

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
奇曰今事勢與永樂中異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子孟指揮
所為王實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即如公言今若何
處置士奇曰為今之計

朝廷重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二公

曰公言固當然

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之庶幾仰慰

皇上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 勅則我當以聞時惟楊溥意合溥

曰吾二人請入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移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
門者止吾二人不得入已而有

旨召蹇義入蹇義以士奇言曰

上意不憚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蹇
夏不復 召士奇及溥至良鄉臣二人始得見

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曰好機會不得乘到家

皇太后必見尼矣 上至京大悔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
盡削趙護衛且請 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一日特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
室惟趙王於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惑群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于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柰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
道吾今將封羣言俾都御史劉觀今公侯中選一人齎以示之使
自處對曰必不得已則於

皇親中擇一人與趙心相孚者偕觀行庶幾有所開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說更得爾書親諭之
尤好

上從之遂遣容觀行趙王得 爾書及言者聽上章大喜曰吾生矣

即獻護衛且上表謝 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竟昧斥之蓋 上初雖為山所惑而

后灼知其非踰數月 召士奇至南齋宮諭之曰吾待趙叔不失

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毋以見忤為嫌遂賜白金寶楮文綺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高表乞立為

陳氏後其辭懇切惻怛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
之此表出自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尚書蹇義
夏元吉示之且諭二人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
示弱于天下二人退遂召楊榮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
對曰今日與爾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
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旋

禍為福

上顧問臣云何對曰恭言當徒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于交趾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 命尚膳賜酒

饌明日朝罷出高表示文武群臣且諭之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 朝貢及黎氏篡弑毒虐國人

太宗文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

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比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動王師

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示等試規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

之便群臣對曰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 天心從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

之意必謂朕不武但得人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宣德二年春交趾之復叛也守帥奏請益兵 朝廷命安遠侯柳

升等將七萬人往益之命兵部尚書李慶叅贊軍務事且勅慶尼

六卿之屬才且資者舉以自助慶所舉十數人其最才且賢禮部

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典同臥起九月入交趾賊

于官庫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

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鏞言于慶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

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 璽
書數數戒說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
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而已中寔无戒慎意明日前進以
數百騎獨先之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渡橋遽壞後軍沮不得前
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固宿將
倉卒賊驅象鬪衆乱聚被執寇大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鏞皆曰吾
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江等城城中
如都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府何忠等皆守節死交趾守帥知
任等死事以聞徃皆褒贈徙升等死者守帥不遠不明知不及聞
時典安鏞同行親見其事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无官
府上狀不可質故安鏞之節不得暴白于朝此世之所深惜而痛
悼之者也

○宣德二年二月戊寅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楊榮面諭之且賜鍍金銀刻畫書五顆曰方直
剛正曰忠孝流芳曰閔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自記如此王
抑菴作公傳不具者蓋傳惟載公行事之大者躰當然也東里江
陵二楊公作碑志東里略及畫書江陵不一及而東里公云凡今
文士感公之德述公之行雖有之矣若交之久知之深言之信者
餘兩人其庶幾可无媿也此語以斟酌考之建安謝氏之後如抑
菴公如臨川王公英吉水錢公習禮周公叙皆有文字皆 公和
已之語而抑菴語尤切蓋抑菴之吉翰林為吏部侍郎出東里公
意而建安則嘗惜之也 聖諭

○宣德二年十月十七日

上將救交趾命群臣典奉使者僉舉

上聞已定尚書明日蹇彖欲易以伏伯安衆莫敢異之士奇私謂夏原吉曰此无藉小人用之必辱

朝廷公當榻前主張蓋時

上多主夏言既而有旨召衆皆入蹇遂奏用伏上顧問夏對曰不可用蹇彖言語非衆所及臣士奇曰伏有穢行而無學識遣之必辱國遂不用又救曰臣士奇獨對

上曰朕旁詢伏伯安之事乃貪淫无耻人蹇何為欲用之對曰蹇不過取其能言然言不忠信雖蠻夷之邦不能行且恣其所行必為蠻夷所鄙

上曰蹇舉固非衆何以默然不言對曰非此蹇也蓋亦重其能言

上曰蹇不尤夏典尔否對曰蹇平日和厚无人已心况於國事孰敢偏任已見

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何因爾言伏之力故决不用之朕已覺爾心繼今但一志為國毋憚違衆士奇叩首言謹遵

聖諭 三朝

○宣德三年劉有罪下獄先是六月中一日早朝罷召楊榮及士奇至文華門命光祿賜食既

上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邇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臣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

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臣放肆無顧藉請託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

仁宗嘗謂臣言初到北京上問兩京臣僚有能守廉者否對曰無敢不守

上曰扈從來此者賍賂競行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汝當知之榮曰是時賍貪方賓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臣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庶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觀既去數日陞顧佐右都御史賜

璽書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屬者不肖者二十余人罪甚者發遼東於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貪賊狼籍并奏其子輻脅制諸道騁私戚公皆明著實跡

上大怒追觀父子皆至出御史章下之既承伏法司坐觀重法以輻同犯免科具奏次年四月

上召榮及臣以奏示之且曰負朝廷處重刑辟臣對曰觀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數任顯仕願姑屈法全其生榮亦乞貸之

上曰為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為邊吏曰辱之過甚與死等耳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遂命

法司發遼東

三朝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

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為都御史羅劉觀遂黜貪浮御史彈劾不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丰采藩臬郡邑無不興起當時惟佐正色立朝元勳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貪污無度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為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

意復面沮之者數次正統初以風疾乞歸

賜勅褒嘉優禮而去其實用事者忌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復起

居家十余年而終居其位者皆莫及也

天順日錄

○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為美事行之既久公待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為一帖給事中為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持此帖于尚書王直前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

命下令人傳報彼方驚喜正謂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自守不求之於人耻為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人之門况其素行奔競者會舉方退其所舉之人已預知之不待

命下而職位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舉之人官亦大以此輿論不平及吏部自擢校短量長多愜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荐賢為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于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却出于公道也

同上

○祭酒安成李先生初以言事得罪下獄

宣廟登極後一日御別殿以其激怒先帝命左右械取將就鞠焉

俄又命錦衣衛指揮王某出有不測之命王甫行而先生至

上退聽臣某就先生問故先生告以忠誠之實

上出有問某具以對

上稍怡命仍就獄蓋王某被旨急趨出待與先生相失于端門左

右而立俟于西長安門外久之而始得之守衛者曰罪人入久矣

王^某急趨還則先生已得再生矣夫臣子于君父天也天佑善人豈欺我哉同上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大理寺堂上官候朝之所兩下入惟都御史正官獨處一小夾室聞之近歲都御史顧佐作公聚朱嘗與諸司群坐立此其一耳蓋亦得未制殿廡幕次惟中丞獨設椅子坐殿門後稍西北向之遺意也同上

○宣德四年十月一日朝罷侍

上于左順門遙望見大學士陳山

上曰汝試言山為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陛下久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体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與諸司日有干求不厭常不令濶內閣也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英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二人行相類至是浸聞于上數日後有旨調瑛南京禮部專設內豎俱罷內閣之任朝士皆誦

上明決山遂見疎不復得近宸前矣

○宣德四年顧佐自陞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使駭凜然更有遭笞者据據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息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

上密旨示臣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庶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為成資于皂不得不遺半歸使備所用皂亦藥得歸耕實官皂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自來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之臣對曰此未事不足上于

聖怒但付佐自治息與法並行矣臣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汝自治之佐叩首退

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首退

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姑容姑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

大体矣數月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及臣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鞫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二人當死代馮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蓋上去惡佐善明決率類

此二朝

○國初設中書省有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參決政機隱然相職而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于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餘民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無制

宣廟英武乾綱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為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著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死驛丞事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而進言三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府同知

太后聽之自是振日捃摭內閣之誤裁決一歸于振三楊乃迭請告

展省適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辨之東楊聞報兼程造朝觸冒瘴疹卒于錢塘以此振權益專好大喜功遂因麓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讎殺處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濫費爵賞所爭荒夷之地竟何益于

國家乃致九溪猶獠乘勢不靖兵連禍結延至葉宗流鄧茂七黃漢養輩相扇而起極于土木之大變此乃三楊失柄于初不能沮抑之所致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蓋所善者多也丘仲沉雜著云一

時賢相比稱三楊豈矣然當是時南郊叛寇軒龍易位勅使旁午瀕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

土木之大變誰實啓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追哉瑣瑣錄

○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與補芳洲二先生日直南宮應制南楊思

遲陳思敏一日 命御製詩星替陳援筆贊云渺南極兮一星燿

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弼成宜壽

域兮同升南楊以指圖書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

急先生曰有則改無則罷遂去南賜內閣二楊先生曰壽域二字

如何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詰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句

詩何如楊曰好詩中官曰先指壽域為未好何也南楊默然少頃

陳退食遇西楊于端門西楊語陳曰適賜壽星一替甚佳必大手

筆也陳唯唯後正統間朝鐘一日不受杵命內閣製祠鐘文南楊

入室中翻舊稿不得太監候久促陳芳洲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

南楊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乃起一語陳遂續成之

仁宗昭皇后當題主祔廟南楊執稱

皇太后衆莫能止及後奉命御製修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

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密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大明新建廟學之碑進呈遂用之南楊又執用其題西楊具本論凡言重建者既謂作之後用作之廟學雖前元所建非

國家事此不可論且廟與學二者若只書太學而不云廟於禮未安請通改作新建廟學四字為宜廷議雖歸西楊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二公學識于是可知同上

○有李校尉者口奏

宣廟爺爺詔求直言臣不解文字只口奏二事其一云其二陳符乃奄人 爺爺與二宮人何所用直言只此二事為大

上大怒命割其舌行刑者即它校尉也少削其尖不大去之

上令持去餓七日來說既入獄諸校更以肉餌啖之七日奏奉不死上令再餓七日校啖之如初又七日奏不死

一日豈神仙乎放之既出人呼為神仙野記

○宣德五年二月十九日 上御南齋宮召士奇諭曰吾欲下一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爾當效助益遂命內侍具楮筆

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時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驢騾所司追償甚迫民言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

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殆非此兩事

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貧乏新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郡縣以聞蘇州尤甚戶部困執悉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量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一槩派徵

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償元納此請戒納該
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寬濫
者多感召旱澇恐由于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
匠之弊尤多四方遠近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公者什不
一二餘皆為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嗟怨溢路此請 命官巡
察究治及分豁戶丁之半放回單丁者免老弱無餘丁除籍又有
平民本非業匠為怨家誣引者當審實除豁南方運糧至此人力
甚艱而倉廩無關妨奸人盜竊動輒數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
無警畏此請 命風憲關防巡察

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察奸清弊有媿厚祿矣
尔所陳有益于朕皆應行命即草
勅明日頒下遂令尚饍賜饌 勅諭既下

上聞衆心悅戴召臣賜鈔三千緡文綺二端及羊酒臣叩首受賜

上笑曰薄用潤筆耳三朝

○宣德五年三月清明節 上奉

皇太后謁陵謁畢 上侍

皇太后于行殿賜英國公張奉尚書蹇義及臣士奇楊榮金幼孜楊
溥四人見

太后曰尔等皆先朝舊臣勉輔嗣君云 遂賜酒饌及白金彩幣皆
叩首謝既還京臣問因對

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 太后為朕言

皇考徃年在宮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間
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譏評言輔雖武臣而達大
義蹇重厚小心但多思而少斷汝能持正言不避忤意議事之際

瓜樹裏談

丁集四

廿四

先帝數不樂汝言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三事之失
先帝甚悔不從故言

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尔不可以為忤而不從謹之謹之士奇
對曰 太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也願

陛下常奉 聖訓 同上

○皇后大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 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文
貞首對有三事其一建庶人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
一朝實錄仍用建文之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
武之年以亂實后領之或曰且請謚為

神宗皇帝非實其二云

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得罪已誅

太宗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弛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
聽令存而傳之

后默然未答三公即趨下扣頭言臣等謹受顧命遂出野記

○宣德五年六月一日

上于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召臣士奇諭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初聞
之張瑛未信今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
密之地對曰榮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

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與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知邊將之
強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詳
臣等皆所不及方今用人之際榮未可輒他用且其在密地凡制
勅中予奪高下皆稟上 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
且臣與之同官久亦嘗觀其廐馬三五疋有之多不能畜蓋芻未

易辨

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鬻于市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軍官朕詢其兵部已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尚有他長可用幸姑容之

上曰朕初嗣位若惟信榮言而不聽蹇夏則士奇不得在此久矣今士奇乃力佑榮乎對曰

陛下曲容臣天地之恩也臣今日亦願陛下推天地之量彙彙使

之改過自效此道在陛下今日所當行 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

○晉天文志瑞星凡五宋中興天文志瑞星凡十有二詳減不一其三四則皆曰令言宣德五年冬是星見於九游 朝臣表賀

上謙不居賜之璽書相為戒飭時楊文貞在閣進詩一章有曰宣德

庚戌月維己丑其日丁亥文瑞在酉大星如丸九游之旁有彗

射金不其煌厥名合言太史敷奏百辟高呼賀祥獻壽

皇德仁聖謙讓是宗歸功 窮祗歸功

祖宗歸功

聖母亦及臣子申命飭厲敬哉無怠數句善焉 聖君之心餘冬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原吉卒 朝儀欲贈以伯者以無例而止蓋

為國初之臣無贈爵者也洪武間劉公基封誠意伯永樂間二公

瑞封忠誠伯生可受封死何妨贈言者未考爾後癸丑歲太子太

師戶部尚書郭公資卒遂贈湯陰伯同上

○宣德六年七月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臣前報者言范太監來

臣倉惶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臣俯伏悚懼言

孤附長卷

集四卷

十一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善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曰思見卿一言故來

耳遂屏左右語竟頽謂臣曰此居宜弊當為尔葺理臣叩頭懇辭

曰陛下宮殿未竟臣必不敢當且車駕今夕甫臨外間明日

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

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臣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

至尊夜出臣迄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臣曰今

天下平靜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竟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偏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

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至一盜蓋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

結約候車駕至玉泉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

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羣其盜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為所獲

上既誅二盜嘆曰士奇言不虛即自遣范太監賜白金文綺士奇明

日入謝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士

奇叩首蓋大臣中先有導上以天下平寧可微行而生日得賜

鈔及馬者故至是有愛朕莫如臣之說三朝

○宣皇幸某官第就宴家人供事有女甚美行酒左右

上悅之然稚齒未可進環

上謂曰尔要東西與我說又曰先與尔頭面眷戀久之而去明日賜

金玉珠寶首飾各一稱又數日語近常日向見其家食器皆銅行

耳貧邪又賜金銀飲食器其甚夥價數千緡明年

上崩此女竟不入宮野記

○永簡黃文簡公淮永樂中以漢庶人之潛下錦衣獄十年憂喪不

測積成勞瘁仁廟嗣位重覩天日荐進孤卿宣德丁未主考會

試對長談

試後以病歸南壽而父已封少保年踰九十慈孝具樂世以為榮
癸丑公以父卒蒙卹典即吉赴京謝醫數月至賜遊西苑乙卯春
復赴臨仲夏乃東歸後終于寢予輯名臣通錄未得其家傳銘志
僅據其省銜集略為之替曰高才懿學夙榮遭際簡任輔

儲兢惕淬礪莫為而為省銜懲艾困久乃亨荐陟三事退休葆和亦
惟嚴侍橋梓並榮壽福隆備蓋頌甘美耳又旁詢其詳於博識諸
士夫有謂方正孝之誅夷尹昌隆之藉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
文簡因憶昔祭酒劉岳嘗見謂文簡嘗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
宣廟問淮何在東楊對以淮素病瘵瘵能染人自是有 旨免奏對
久乃告病侍親是則文簡好短毀人固宜有及尔之報至謂方尹
許之慘固不一出於文簡則未必然若果有之則小人之尤何得
老死牖下好還之天豈憫然和通錄宜不敢姑俟知之者審焉

○宣德中一日未申間天裂於西南視之一十餘丈時晴碧無雲
外際畔了可察其中蒼茫深昧不可窮極良久乃合

○宣德中漢庶人事時亦洵洵莫定賴楊文敏數公者力勸親征事
以克濟正統十四年冬徐元玉先生以占天候氣為言土木之潰
既驗即蓋南遷之議幸而其議不行不然事未可知也

○都察院右都御史太康顧公佐洪武庚辰進士永樂初自莊浪令
為監察御史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入為應天府尹轉通政司宣德
初進掌臺事疾

上遣醫往視再閱歲降 勅慰門俾致事賜楮幣永復其家刑部尚
書南昌衛公源永樂丙戌進士監察御史浙江副使入署刑部右
侍郎事陞河南左布政使賑饑三年為刑部左侍郎進尚書常奉
勅整飭北邊武備簡禁兵脫以足疾辭

詔免朝再辭賜 勅褒美給舟車以還 其家二公嘗同道為御史同大拜執邦法俱嘗典璽聲名相上下歸榮令終亦同而廉介公執人於太康無間言云

○總督軍務自總兵官以下悉聽節制蓋王靖遠薨川之役已多事以來繼之者衆矣繼靖遠者侯尚書璉也于少保在京師王塩山馬滄洲之於兩廣石璞於關外於湖貴王來嘗於湖貴皆是命云總督二字蓋自宣德中巡撫總督稅糧始也

○楊武襄洪為人雖尚權譎然有嚴威將士知畏之此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 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蓋自宣德正統來已受知于閣中廬陵楊公輩皆愛重之如初為指揮杜衡所誣以魏尚書源覆旨而衡貶廣西繼為部卒李友全等奏

止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大祖待郭進士又大同指揮張瑛嘗奏今

戎石公蔚然千戶張宣奏劉侍郎璉 朝廷皆賞之死

祖宗扶挾人才之心其盛如此

○石瑛太保寇莊愍在憲年尚書嘗皆一時顯官重任三人皆不由科甲皆不喜進士石在工部遇觀政進士如無人即中臚勝言年尚書一日越常規於考滿主事二人各考論一道稍劣者輒叱曰尔進士為此文耶展毓御史亦云寇公考進士問刑者詬罵不已至屢有撻辱而遇監生則每溫言改容導之因念楊文貞公布衣校職官至 帝師且擅當時文柄而其於進士科第其稱艷誇道蓋拳拳然世傳其詩文可考也信乎人之材量器識不能同如此

○宣德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上召臣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二月共尔南齋宮論寬恤事今丙陽歲矣民事又不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

額一事

聖恩已下璽書已明民間已知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額追徵小民含冤不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為奸臣之首誣指此事為說上怒少解曰今欲再下勅寬恤必舉此為第一事却於其末增云中外該管司不許故違 上又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對曰事有常變通者不宜執故逃民一事其初本因賦役繁苛不得已為偷生之計歷歲已久 朝廷雖已赦宥復業而家業盡喪非但歸無所資又有公私債負之擾勢不能歸所在官司又不能容則往往逃聚山林相結為非積微至著蓋有可慮願得 恩旨下有司凡逃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撫恤優免差徭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為民官給空閒田廬處之免差役三年庶以安其危亦以弭患於未萌

上曰此事須行蓋在彼在此皆 朝廷之民何須定逼之歸但得人安足矣臣又言各處課程先因鈔法不通加倍其額徵納蓋一時之權今鈔頗流通宜量減倍徵之額又言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廣西浙江商稅魚課舊例皆納銀民不勝弊請裁為一例

上笑曰此兩事皆須變通其課程納銀者悉改納鈔銀一两折鈔一貫臣又言田里小民之不安皆原於有司之貪污暴虐請令風憲官考察奏罷

上曰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亦未得靖尔此言是但有司中有廉幹能興利除害者亦令具名來聞用憑獎擢臣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愚良混進請令吏部自今方面郡守有關今京官二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識大

體能為國為民者仍屬吏部審其所保果可用然後奏聞量授以
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又請令法司凡保舉授官以人指告其罪
者必先取問干証明白然後奏問請 旨提對庶幾不為先人誣
陷 上曰然若所舉得人須保全之庶無墮小人之計

上又曰更責吏部須慎選縣令臣又言年來吏員太冗其間多有昏
昧愚劣不通文理今後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會同考試選用
臣又言今軍民中豈無文學才行卓然出眾及有智謀才勇精於
武畧者諸令群臣詢察保舉選用

上曰進賢之路宜廣此皆應用若有拘於例者宜當開廣臣言唐虞
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劉中羽亦極刑家今不在
侍近乎汝于 勅諭中明言極刑除犯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其

子弟有文學才學並舉聽用

上又曰此數事皆可書勅頒下矣臣進曰愚臣一人見聞不廣願更
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 上澤

上曰若多令人知即勅諭未下事已徧播於外矣臣對曰大臣固有
謹厚者 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臣退同

濙議增十數事通錄明且進呈 上悅三月朔 聖書遂下三朝

○宣德七年八月 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
出其章示臣士奇且諭臣曰福所言皆知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
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為人正直明果一志于國家生民今六卿中
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刑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候交趾命總藩憲
之政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

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佚樂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旦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蓋

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如此

○東里集諸廟學記皆精當惟晚年所作寧國府一篇可疑蓋文昌事既不經而國學制亦無此考之歐陽文忠云不知祭義者以孔子官立祠祭為尊而榮為有德之報至斥其謬誤以其巍然端坐語不合古祭用主之義也况宋學士大學碑已言我朝祭木主能

革千載夷習矣而此文乃云冕服南服以崇報也何耶俱三朝

○陳僉憲祚疏勸 宣願讀大學衍義

上怒自批其奏曰你道我不讀書我是怎麼做皇帝遂下獄父母妻子姊妹凡男子悉同禁婦女下浣衣局凡七年

英廟踐祚什之幼女時纔七歲不能明六畜公剛勁絕類後復屢陳瀕死詳具別籍野記

○宣宗召吾鄉欽院判言欽謙汝江南人惺惺朕欲用其藥可製與我謙對不解

上曰與酒飲飲訖乃出如是者三

上曰何其吝乎謙曰臣醫受 陛下官祿先聖賢傳醫道者無此等術亦無此等書臣實不解

上怒命數力士以旃席囊其頭特去及出朝無一人知者家中失謙

問之大醫院不知訪諸市朝者不知所在諸省部大臣潛為訪之一獄卒言知狀扣之曰今在錦衣獄以四鐵繩繫之加以三木與陳祚同處極幽冷一室中家人不敢白亦不敢通問久之什出○戶部尚書夏原吉有德量冬出使館晨發命館人烘轆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轆甚急左右請罪笑曰何不早白欲餘慶易之弗及并存者奔之而行館人感德曰他則無故加捶若此平生纒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污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祖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污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汚精微文書懷中出之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大感免冠謝○人之窮達有莫之為而為者

天順二年臨川吳徵士與弼入京擇日而後廷見

英宗退御文華殿召問大略與弼噤無以對左右怪之輒發言使曰容臣上疏而已先時與弼宿草備顧問竟不如志駕起因慘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蝎存焉頂額瘡已腫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耳噫此何莫非數也哉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凡百政務多出權宜因北征土木川賓天未及更正 宣宗在位十年天下承平因三楊俱南人陰為都南之意亦未議改如北京六部仍稱行在正統開始去行在二字文武官俸仍於南京倉關支戶部茶鹽引由鐵板言者欲貯在戶部竟不從醫馬快船於通州聽用至今行之蓋兩京並建兵冗費繁而求一時用兵而權宜之政遂因襲而為弊也 除冬

○宣廟時三楊用事思天下之事不由已進退勅方面風憲郡守今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且薄吏部尚書郭進不學無術但以老成

至此尋 勅令後御史知縣許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
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兢之風大作以賍露者甚衆尋有以敵
言者遂罷御史知縣保舉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三楊之門皆
由其操去取之權也西楊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
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

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沒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于中官王振邪

正倒植矣

天順日錄

○胡順庵急流中勇退非有高尚志實不欲居等輩下耳觀其在鄉
猶倚當道友聲勢自尊官其地者避之不較其於詩文有作即刊
况又未至好處以此傳世果何益哉適自暴其淺深而已與三文
正惡人造門者不同也 同上

○予在學讀聖賢書知佛為異端同類有掛其像者即斥其非以為
名公鉅儒決不為此後居驗封浩家宰宅見正寢東巖整室疑必
家廟問之曰佛堂也不覺駭嘆又以為文章名不尔既而見石首
先生庭中高懸一幅視之乃觀音象也不見失嘆嗚呼人其人火
其書果誰望邪 同上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采幣之類求西楊為其父作墓誌西楊却之
不許因請益堅不得乃減金幣三分立求於東楊即納而為之稱
許過實或見西楊曰以平江之父先生不為誌何也曰汝安得知
彼曾祖吾為墓碑雖未識其人其子封爵非積德之厚不能致吾
安狀而發揚之必有實也彼祖吾復為之以嘗督漕運而有行實
功績可紀所以發揚之若佐無可述者苟稱之過實非所以取信
於後世也吾何以金幣為哉予因思唐之張說受姚崇之玩物而
德之盛為稱許之辭於碑蓋有媿於西楊者也 同上

○吏部郎中常中孚出身其微初為巡檢得異術能煮白金凡寶玉之器有損者能補之如舊

宣廟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每用其術必引入宮內為之雖中官至狎者亦不可得造其處嘗齎頗多已而罷之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惟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着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若數日勅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部優閒之實疎之也向使蹇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未必盡疎之則君德可修天下肥矣

○文廟命學士解縉評大臣十人如何縉每用八字斷之首許黃福自余互有得失人以為確論具載縉傳同上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口音宏亮丰姿篤厚望之者知是享福之器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厥妻嚴正中懼之不敢犯

宣廟知之嘗宴臣宗命伶人作懼內戲以笑之中雖媿而不能免也一日關詒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中一軸詒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詒詞是

主上自言與是翰林代草與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且吳中一篇詒文正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恚孫笑容而已同上

○宣宗 胡皇后無子宮中某氏育

英宗孫貴妃攝為已子遂得冊為皇后而廢胡為仙姑時

仁宗張后為皇太后愛胡之賢且憫其無辜不使別居令入自所處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朝會宴享必命胡坐孫之上婦姑之間恩

禮甚篤孫常快快

英宗立尊 太后為太皇太后孫為太后胡每事謙讓不敢居孫之

右正統六年 太皇太后崩凡六宮有位號者皆得祭奠胡不敢

與太后之列惟與諸妃嬪同事太后知而見謹之意胡因痛哭而

殂太后命閣下諸臣議治喪之事時楊士奇卧病于家諸臣往問

士奇曰當以後禮殮葬景陵問者曰此非內中所欲士奇遂面壁

不答惟曰後世罵名諸臣因議以嬪御禮葬天順六年孫太后崩

英宗尚不知已非孫所出惟 皇后錢氏知其詳亦不言八年

英宗大漸 后泣訴曰 皇上非 太后所生實 某宮人之子死于

非命久無稱號 胡皇后賢而無罪廢為仙姑其死也入畏太后

殮葬皆不如禮后位未履惟

皇上念之 英宗始悵卒如其言遺命大行尊崇之典錢后素性孝

謹絕無妬忌 英宗北狩每夜哀籲拜天倦則卧地因損一肢

泣太多復損一目傾宮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

英宗在南城不自得 后每曲為慰解復辟之後處

景皇后猶畫禮焉 萬圃雜記

○宣德中駕幸少師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驚起朝服而迎但見

儀從塞屋香氣氤氳不知

上所在惟向北而拜不已 上方倚東闌看月笑而呼曰士奇朕在

此所賜已充庭矣頃之屏去左右有所問人皆不得聞遂起少時

聞崑山衛靖中書言之同上

○長洲沈景昉卜易甚驗宣德初駟取至京命於午門上市卦乃問

英國公征南之事景昉得占遂曰此大勝之兆明日正午當得捷

音俟其時果有飛騎至報生擒黎王盡得其國一刻不違遂賜鈔

幣遣還故里 同上

○宣德中吉水羅公汝敬剛正不屈為權貴所擠以工部侍郎兼翰林修撰出使交趾回過吳中適大理卿熊繁巡撫肆作威福大家巨族少被誣構隨至抄沒冤號之聲上聞于天公見而不忍且與繁有鄉里之好因以陰薦為諭繁岸然不省為之益甚公至京謁見陳使事畢具以繁事奏 上其言甚切

覽之惻然曰事有甚于此者即日召繁回以周文襄往代自此東南荐安矣騎六歲時侍先君可竹府君之側聞與客言公事甚詳若有感荷之意不幸且孤其詳不復記憶止記疏中有暫疎法網一言因書其大槩且聞羅之使有一僕死于交其王範一金人與僕身畧等用以償公公拒而不受其奉使得體又如此云 同上

○陳御史祚面目嚴雖家人亦不假辭色宣德七年進大學衍義勸

上日勤

上大怒抄劄其家併捕其子姪瑄等同下錦衣獄不得相見者三年備嘗苦楚

宣宗晏駕什出祚乍見瑄等畧無憐惜之意偶都堂顧佐來訪祚命瑄等出拜但曰祚素不能死此輩為祚累之惟此一言而已遣瑄等歸不問其生理其少恩如是 同上

○國家正旦冬至聖節凡大朝會先期百官皆赴朝天宮習儀或盛濟會惟翰林獨否相傳

宣廟一日召翰林不至 上問其左右對以往習儀所

上曰翰林終日侍朕側尚何習為恐其倒拜耶自是不復習以為故事成化中中官汪直月事多使邏人詞察諸司不法是日學士王獻檢討張太方在途投謁邏人執之以故事對

詔以問內閣時萬安劉煦劉吉不能執奏乃云有故事而攷諸故典不見獻大雖免罪而翰林不習儀之典遂廢惟內閣與東西兩房至今不習蓋 宣廟之命史官失于紀載故也 震澤長語

○文淵閣在奉天殿東廡之東 文華殿之前對 皇城深嚴禁密百官莫敢望焉吏人無敢過其地閣中惟侍使令惟廚役耳防漏泄也禁密文書一小匣右元上鑰之而不合大學士暮出鑰其門匙置門上恐禁中不時有宣索也故事禁中不得舉火雖閣老亦退食于外相傳

宣宗一日過城上令內豎觀閣老何為曰方退食于外曰曷不就內食曰禁中不得舉火

上指庭中隙地曰是中獨不可置庖乎今烹膳處是也自是得會食中堂又傳一日過城上瞰閣老何為曰方對奕何不聞落子聲曰

某以帝 上笑曰何陋也明日賜象牙棋一副至今藏閣中又聞閣庭中花臺上有芍藥二本相傳亦

宣宗時值至今盛開 同上

○國初諸司皂隸主駟從而已宣德時始有納銀免役者聞

宣廟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遂不之禁名曰柴薪銀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鉅萬計在京諸司皆出畿內并山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予未第時見京官索皂銀意頗薄之及仕官乃知其不可無也後官出庫常以有害於義欲奏請改作折俸名色俸多而皂隸銀數不足者乃以鈔絹補數庶幾名正言順屬草時以此事屬兵部折俸屬戶部事體窒碍不果行 菽園雜記

○宣德中全椒章惠知温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凡百公

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板背繪刻隸卒甲乙為次傳遞勾攝題
其板曰不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服不敢
稽違由是案牘清簡圜空虛零塘詩話

○舊制無巡撫侍郎等官宣德中吏部止有楚尚書左右侍郎又缺
後蹇奏保文選鄭郎中誠陞右侍郎時本部趙郎中新事蹇媚且又
因缺望日言于蹇曰鄭誠做得趙新如何做不得蹇欲奏難于中
命久之假以巡撫各處為名保陞十二人為侍郎趙得列巡撫江
西此巡撫之名自趙新始而蹇公之心實欺君矣海涵萬象錄

